

大金國志卷之四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二

丙午

天會四年

時宋欽宗靖康元年也

春斡離不陷宋相瀋

二州先是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鐵騎奄

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

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濟方平既

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

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

未渡也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



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州○癸酉韓離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球於牟馳因知天駟監有馬二萬匹芻豆山積至是導韓離不使發而取之韓離不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宋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兵衛州門綱登城督戰殺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金人於順天門外宋師稍振游騎不敢旁出○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康王相繼軍前韓離不憚之更請肅王樞代之遣康王還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栻為使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韓離不韓離不盛兵南向坐栻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洵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啟百萬疋須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

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為贄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棧達宋朝欽宗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請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在金營幾月幹離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綱獨留三鎮詔不遣

遣王訥素頡頏入使宋朝會种師道等勤王兵

至宋京畿北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种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

先是李欽使于幹離不軍求和幹離不以欽犯京師攻城不克乃遣王訥偕來欽盛談金強我弱以濟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惧意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稷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

姚平仲
夜劫金
人營

不從乃用邦彥計

二月姚平仲夜劫營金人覺而敗之

宋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
巨室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种氏乃歆夜叩
金營生擒韓侂不奉康王以歸平仲謀泄金
人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劫寨為
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虜戰於
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馬為金人
所殲欽宗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廢行營罷李
綱以謝金人

圍宋京
師月餘

圍宋京城凡三十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

至不俟金幣數足退師

靖康之際
猶有李种
二公於乎
援古鑒今
能不豫為
雪涕
皆李綱
望前二

韓離不師退抵中山河間兵民固守不肯下
即以矢石及之而退○种師道請臨河邀擊
之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
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
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
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比必勝
之計也並不從○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
李綱為兩河宣撫至太原陷平陽陷始議棄

守三鎮

陷隆德府

粘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三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李公之策不行天也惜哉失此良會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追幹離不之師，及於邢邵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惧，密啓欽宗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於宋欽宗，

宗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

兵法十則則圍之太原大城也而粘罕鎖之不知兵甚矣姚古威勝之不敵之不力耳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既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設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粘罕敗孫翊折可求

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粘罕忌之。翊之裔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子以示翊軍。於是軍數^叛翊方戰為叛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于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

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韓、臏不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西夏應
粘罕約

國兵陷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
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
於是武州為西夏所陷○夏斡離不自東京歸
至燕山宋師送之至境上而回○國主始改都
統府為元帥府國相劉彥宗之議也設置官屬
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
人○始以其弟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
弟骨廬你移賚孛極烈為左右元帥弟撻懶為
左監軍兀室為右監軍閣回為左都監耶律余
覲為右都監

改都統府
為元帥府

奪夏國
諸郡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
劉彥宗議始改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
於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
之○斡離不奪郭藥師常勝軍器甲鞍馬散歸
遼西遼東

時京城未失兩河未陷燕雲人心未安戰爭
勝負未保而藥師反覆之徒存之或為後患
故據奪器甲鞍馬而散之此金人之所以為
狡也

宋援兵四
合不能解
太原之圍

粘罕兀室余觀自太原幹商不撻懶闔目自燕
山會於山後避暑議事及秋而還○時三大酋
避暑而宋朝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
甚矣○女真萬戶婁室敗种師中軍於榆次師
中死之

金人圍太原多於潞汾兩路以拒宋師不謂
師中由平定出土門一旦去太原無一舍遠
敵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既不能
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
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以為表裏則
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潞由是汾潞
之師亦可前進太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
以孤軍為憂回趨榆次就糧宜乎為敵人所
襲以至敗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秋粘罕兀室
余觀自草地歸至太原幹商不撻懶闔目自草
地歸至燕山○九月粘罕陷太原始粘罕攻太
原久不下乃於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
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
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金師盡殺勝捷軍

王崇負宋
太宗御容
赴汾水

帥臣張孝純被擒。繼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死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宋下哀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稟係宣撫司統制。自重貫奔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居多。及至城陷。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鬪志。又直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宋遣使
吳革來使

宋遣使吳革至軍前。

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參庭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欽宗。問割地事。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革使陝西。勾兵。委諸帥臣講武。

備仍置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幹離不陷真定府帥臣李邈鈴轄劉翊死之先是幹離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置乖謬翊率眾晝夜搏戰城上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偽攻東城還薄北城黎明鼓眾憑堞而上城陷邈被擒翊猶率眾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陷
劉翊戰死

真定之陷也邈已抗節故幹離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彥宗逼之遂削髮為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以不仕彥宗憾之聞于粘罕粘罕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於斯著矣○先是宋真定帥劉韜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鈴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朝廷以太原危急恐東軼征河朔命韜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險韜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出於應變人心未附金人卒至圍城不旬日而陷

劉彥宗勸幹離不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以勅命幹離不粘罕以書遣使宋朝責問契丹

真定試
儒士

幹離不遣
使之宋問
罪

梁王及余覩蠟書并元劄三鎮

書略曰乃者羌蕭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諜之謀陰傳構結之文今差揚天吉王芮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暉王并太宰一負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劄三鎮即行誠諭並令開門以待先是幹離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遣簽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既聞幹離不獲金帛不貲而已無所得於是遣使求賂時宋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

如此當於金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營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許詐以情告伴使邢侗曰金國有余覩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粘罕幹離不侖遂以聞宋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侖納衣巾中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奏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粘罕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

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勝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約結毀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於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粘罕遊兵所得故金人以為辭金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欽宗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欽宗曰此乃奸人所為也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欽宗乃早辭深明

其非朝廷之罪更書王時雍實館之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總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金使頗領其說先犒師絹十萬足以行

粘罕陷汾澤等州

初粘罕既陷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併力攻逾月又陷之知州張克戩死于難者八人乃東攻太原之青陽青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而金衆萬人竟不能拔欲據并陘其

再議征
宋

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幹、離不合，兵攻平定。幹、離不自真定，西之平定軍亦喪萬人，拔之。粘罕、幹、離不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

時二帥會議再行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西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齊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幹、離不未有語，粘罕惴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

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敢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幹、離不欣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計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雉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服其能也。

粘罕留銀朱守太原，幹、離不留韶合、韓慶和守真定，各率其衆南征。○幹、離不犯慶源府，宋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拒扼，又宣撫范訥軍五萬。

粘罕幹
離不此
南征

韓離不犯宋京師

守滑瀆。韓離不知有備，乃由思州王榆渡，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十一月，韓離不犯宋京師屯劉家寺。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逼城，有妨和議，皆粘罕、韓離不和議之說而誤攻守之計也。

粘罕陷平陽及西京等處

粘罕陷平陽府，又陷西京及河陽府。

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之

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元各提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弃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瑾皆棄城去。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

粘罕犯宋京師

閏十一月，陷鄭州，陷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彭趙士訥、張潛、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粘罕犯宋京師屯青城。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棗欵率都民

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此歛兵不下惟以割地贖金幣和議為說

宋京師
陷

丙辰宋京師陷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陷時宋京城中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收金師得之以為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貸糧之請會盟之說粘罕不過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攻城日急矣○先是有卒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

生擒粘罕幹離不何臬孫傳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閔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是日大啓宣化門出去敵不百步時天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俄頃賊兵分四隅鼓譟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適國兵登城者終數人眾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漈引殿班下

宋三帝親詣軍前議和

城急呼救駕四兵至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師里巷強梁乘此作亂

粘罕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

辛酉宋欽宗往青城二宿而返

宋何真陳過庭與粘罕幹離不相見粘罕慮谷琅然幹離不唯唯而已初何真故率都民欲巷戰聞者爭奮由是歛兵不下乃偽唱和議人心稍安○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粘罕幹

粘罕不南牧二趙必不北行

離不令若水何真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真為請命使粘罕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建議期在割地而已真捫回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晚當自往耳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宋之君臣徃徃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繡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匹皆歸于我

宋朝大括金銀命戶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搜括而監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副之

大金國志卷之四

大金國志卷之五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三

丁未 天會五年 時宋靖康二年高宗中興改建炎元年也 宋親王二人來

軍前賀正

粘罕遣使入朝賀正頗不為禮

庚子欽宗復如青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皆挈而北

二帝諸王后妃北去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二十九日又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賫金國

之書曰今已破汴二主不可復居宜於族中
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后但稱宋王
二月十一日欽宗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
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
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拔劍怒曰皇
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
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
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
輩蓋攀輅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向使
左右以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十八

日車駕入城三月初一日粘罕遣二人持書
一詣太上皇一詣欽宗前曰今日北國皇帝
已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初三日
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
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使人擁帝降自北道
至一室以兵刃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
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上由傍門
小道而去自初四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
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欽宗各居
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

帳中使人擁二帝至階下。宣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津遣前來。是日以青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褻。若水惟有死而已。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誘殺之。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上曰：元帥令遣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十八日，車駕北行。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

傳詔令往雲州聽候旨揮。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若水至軍前，罵聲不絕。粘罕擊之，面目為傷。若水氣悶仆地，良久乃甦。粘罕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粘罕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粘罕再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已。粘罕大怒，即圍丘下，敲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軍中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

人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履臨被害略無
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
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憊憊人聞而悲之

劉韜徐揆死於金營

劉韜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韜不可手
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
所以死也乃以衣條自經徐揆本太學生為
書以獻粘罕厲聲抗論殺之

粘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賢刑部侍

郎程振給事中安扶並坐根括金銀不登乃
敲殺之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
杖數百哭死於是再括留守司差官百負分
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分詣懿親蕃衍
宅遍括

宋吳革謀起兵高瓊光誘殺之

革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
迎二帝事泄為高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
人為泣下

粘罕又以國主之命逼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
慘怛邦昌亦变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
朝不山呼及称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
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
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

春三月幹离不退夏四月粘罕退宋建炎元
年宗澤留守東京○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
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
首崇西宮之礼盖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

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
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甲戌降手
書迎康王其語畧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
循群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
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
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
明於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其
表畧曰使生靈惟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

幹離不
病死

粘罕的係
金國第一
殺首

無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
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
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即帝位於南京改元建
炎建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夏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幹離不由河北歸至
燕山約會於山後草地避暑議事幹離不以病
死

幹離不知康王即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
於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幹離不打
毬冒熱以水沃胷背致傷寒而死遂中輟時

六月二十一日也

約夏取陝西

秋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
取陝西夏人從之

粘罕已嘗渝盟于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
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
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擄掠耳夫何害哉

七月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起燕山雲中上
京東京遼東遼西平川長春八路隸於諸萬戶
入侵兩河取諸州郡惟左監軍撻懶親圍中山
兩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

故各據人馬以圖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復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盡為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官軍多弃城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內復自亂於是為金師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磁相絳久而陷之撻懶親圍中山巨鎮守禦猶堅於他郡故也

除曷刺馬為都元帥

諳版孛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曷刺馬代之曷刺馬乃亶小名也是時亶方童稚國主

除窩里曷為副元帥

擬為儲嗣故有是除是年冬除窩里曷武元第五也為右副元帥代翰离不遂自本國至於燕山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窩里曷自燕山率眾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

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窩里曷攻京西者粘罕又除萬戶婁室為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戶撒離曷孛董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西兵與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

粘罕自雲中率眾下太行渡河陽再陷西京及

上 陷西京攻漢

遣銀木拔束茶曷馬等以攻漢上。○先是去年冬粘罕已陷西京，以高世由守。其後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至此再陷。

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磊金師不得渡。粘罕乃以重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與進陰遣銀木領輕騎取九鼎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於偃師，慶死之。西京官吏奔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屯於大內，以代州降守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銀木前攻漢

上粘罕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邀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漢上之師無後顧之憂也。

犯長安

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犯長安。時婁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金師不得渡，遂潛從韓城上流，一夕履冰而渡，直攻長安。於是長安之衆不戰而潰。

戊申

天會六年

時宋建炎二年也

春粘罕屯西京，窩里曷

陷清澠二州而還。○婁室既陷長安，繼攻鳳翔秦鳳等路，後為張嚴所敗。粘罕聞之，將自西京

敗
婁室為張嚴

提兵西援。婁室行次會陝府。聞嚴已敗績。婁室北渡蒲津。故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晉絳以歸雲中。

婁室犯鳳翔。守臣劉清臣遁。熙河帥張深遣裨將劉惟輔禦之。惟輔舞榿刺殺其將號黑風大王者。婁室勢窮退走。深更檄張嚴以兵繼進。時粘罕知婁室為張嚴所襲。又聞韓世忠兵至。故棄西京。分兵親援婁室。且留兀室。余觀之。衆以待世忠之至。既而嚴趨鳳翔。戰五馬山下。婁室伏兵于五里坡。嚴至伏發。不

利。嚴死之。金人謀趨涇州。又為曲端、吳玠所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

二月。陷中山府。

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初。粘罕圍中山。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金人不能下。至是呼揔管欲盡使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辭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使往。

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眾及入府害亨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

宋復西京

三月宋翟興復西京

危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擒守臣世由斬之

宋復陝州

三月宋李彥仙復陝州金人復渡河先攻虢後圍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拜於城下而去復攻虢州陷之

下鄧州根括民間金幣

四月銀木與其弟拔東兵二十萬下宋鄧州帥

臣危致虛走劉汲死之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為金有需民間金幣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四州之民以歸○兀室余覲敗翟進于西京復下其城後又敗進於文家寺繼敗韓世忠于永安後澗而去

宋建炎元年冬粘罕再攻西京官吏棄城南走統兵官翟進率軍上山保險至是春粘罕盡焚其廬舍刷居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兀室余覲之眾尚屯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清長泉等處雖去不遠而金國視為棄物不

復顧之無何進於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其
營金以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敗出城據文
家寨復為金乘勢追擊世忠又敗世忠於永
安後澗時當盛夏北騎非利之時又以連敗
宋師可得休息且知粘罕北歸故復棄西京
相率而回雲中因留萬戶茶曷馬以戍河陽
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楊可嗣副之尋又遣
劉誨王既為通問使副祈請二帝堅不許之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
在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嗣副之

宋遣使祈請
二帝

尋又遣劉誨王既為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
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
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虜中

冬窩里温撻懶之衆敗馬擴于北京清平因之
以攻河南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
以攻澶濮圍濮州為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
敗之

姚端敗粘罕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
夜蹙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而走至城陷
也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

其城

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陷德州都監趙叔醇死之○陷濟南府守臣劉德降之○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率眾迎降金人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問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粘罕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陷東平府守臣權

德常作錄

郭永不降罵粘罕

邦彥棄母而遁○陷冀州權州事單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陷延安府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謀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

乃自當廊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
庶用端為都統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
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啣其語及是端
盡統涇原精兵駐鄜州之淳化庶屢趣其進
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乘虛破延安
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徙依
韃韃以居撻韃亦厚待之

粘罕既陷澶濮會窩里溫之衆同攻北京繼攻

政北京與充鄂

者 誅發孔子墓

充鄂十二月陷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
時漢兒將啟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
事高慶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
發盡殺之故闕里得全
天會七年時宋建炎三年也春陷徐州守臣王復死

已酉

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闔門百口
皆遇害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
拒之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
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

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不能當夜引歸

陷淮陽泗楚等州

陷淮陽執守臣李寬○陷泗州守將呂元閻瑾已焚淮橋遣金人由招信路將渡淮縣尉孫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日虜不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且戰且却及城破寬死于勅書樓○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惧重成喜將萬人俱遁○陷泰州守臣魯明降○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

攻揚州

判官齊志行降○犯滄州守臣劉錫遁

粘罕自東平由襲慶徐泗以攻揚州

自去年秋窩里溫既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軍來使人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罕留兀室余覩守雲中率衆南征也粘罕初下大行由懷衛將東應窩里溫聞擴已敗于清平窩里溫從而入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陽以攻澶濮澶濮既下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窩里溫同下北京繼攻兗鄆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揚州

陷揚州二月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窩里噠撻懶闕目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興人廣濟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高宗既渡大江青鄆兩鎮又先陷沒州郡互不相救至是歲復大荒人民相食嘯聚蜂起巨寇王江宮儀每軍載乾屍以充糧為全國所乘而盡陷之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夏窩里噠撻懶闕目屯濱州○四月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元帥府差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路諸州郡先是豫元為宋濟南守其後叛宋歸金金仍用之至此然後除知東平也○六月陷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瑋降○尋陷單州○陷南京執守臣唐佐國而用之○陷沂州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窩里噠撻懶移屯濰州州北歸燕山留撻懶于山東后撻懶移屯濰州

○試舉人於蔚州。遼人應詞賦，兩河人應經義。忻州進士孫九鼎為魁。○九月，陷永興軍。

婁室陷長安，帥臣郭瑛遁。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者，犯人罪死。○國主行下樞密院，分河間府為河北東路，真定府為河北西路，平陽府為河東南路，大原府為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縣名。○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時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于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后韓常

復宋改州縣名

禁民漢服

守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民無辜，不可勝紀。時復布帛本貴，細民無力，坐困於家，莫敢出焉。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併樞密院於雲中。除雲中韓企先為相，同時立愛生之粘罕，以彥宗之故，命其子筈僉書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西京留守。○冬十月，圍蔡州。宋守臣陳昌寓敗之。○兀朮請於粘罕及窩里啜，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萬戶聶耳銀木拔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漢軍萬戶王伯隆，大起燕

兀朮請兵侵淮

雲河朔民兵附之冬兀朮率衆渡江分路入攻
犯萊州張成以城降犯密州李達吳順以城
降遂分兩道一自滁和犯江東一自蘄黃犯
江西○陷滁州○陷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陷廬州帥臣李會降以檄抵濠州權守張宗
望降○陷和州守臣李鑄降○陷無為軍守
臣李知幾遁遺民固守山寨○陷黃州○陷
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陷吉州守臣楊淵
遁○陷撫州守臣王仲山降○陷袁州守臣
王仲蕤降○尋屠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
人引去○又攻采石渡江下建康府杜充李
柁叛降○又攻建昌軍宋蔡延世敗之○兀
朮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為
金師所乘耳南朝若其主親征豈至縱師如
入無人之境乎

十二月陷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自越州領
兵來我師大敗○餘杭守臣退保山寨兀朮
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
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陷越州帥臣李鄴降

大金國志卷之五

大金國志卷之六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天會八年

時宋建炎四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

窩里啞居燕山○撻懶屯濰州遣太乙孛董玷

者天使鐵黑孛董提兵南援兀木因圍楚州左

都監閣目以病死○陷明州

兀木再犯明州張俊率眾拒之高橋戰數合

慮其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木

遂破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

庚戌



攻陷陝州

船犯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
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甚備婁室益生
兵攻之愈急城陷彥仙巷戰而死

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李觀察不
報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西而全
陝沒矣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
陷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
屈降者

陷潭州守臣向士諲適王暎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諲突圍出城
遂陷軍民猶極口罵賊與巷戰金人怒屠其
城而去

攻邠州

復陷東京

陷荆南府守臣唐慤適○陷澧州守臣王淑適
○撒離曷及黑峯等攻邠州宋張浚遣曲端拒
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曷乘高望之懼而
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金師復陷東
京上官悟為所害自是宋四京皆陷沒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勢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
領聶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虜所

害

兀术陷秀州守臣趙士璽死之

兀术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幾獲兀术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為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术

兀术願還所掠

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术不得

濟遣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术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术之婿封龍虎大

王者舟千餘艘兀木俱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懶在濰州乃遣字重大乙趨淮以為援兀木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於廬場地開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敗之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翦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

韓世忠軍亂

兀木為岳飛所敗

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舟翦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兀木輜重自瓜步口軸艫相銜至六合不絕為宋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為趙立所敗未幾陷揚州承州趙立中砲死又陷楚州會聞宋師出陝右托言應之因而西去

兀木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捷懶時在濰

慶商議循邦
昌故事

州遣人請兀朮南征無功可止於淮東俟秋
高相會再征江南兀朮皇恐推避不肯從之
方躊躇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人出陝
右兀朮因而應之於是留撻不也聶耳王伯
隆軍於淮東以待撻懶約拔束等而西去

雲中留守高慶商獻議于粘罕曰吾若舉兵止
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
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兩河州郡既下
之後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
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

無以恩歸它人粘罕從之於是令右監軍兀室
馳請於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陷山東撻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
奉之尤善撻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商罕
腹心也恐為撻懶所先遽建此議務欲功歸
粘罕而又使豫知恩出於己望其後報也或
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於慶商慶商以
三班奉職酌之復以其說為已策獻于粘罕
非也金師取山東止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
不易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敢

求賢人建國

擅許於大都劉豫揣意求於金慶裔懷私屬於豫其所由來漸矣

粘罕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合上意共推劉豫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趨景州會吏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

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豫得僭位酌慶裔賄賂不可勝計麟猊輦後于慶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吏民推戴劉豫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且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于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後粘罕使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沮萬姓之願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

與行義士原明
戰

爾豫於是諾。後孝純由此得還宋。○遼東漢軍萬戶韓常與太行義士原明戰于真定西山。脂嶺為原明所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慈州。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若解軍職。出官對格換授。比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羌札押字。則為御書。慶餘隨常父慶和降阿打。羌為千戶。故換授靜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之任。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

劉里龍造妖
起兵

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羌也。在軍則權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庶子。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

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既而獲之。國兵因破劉里龍。害及數縣。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陷東京。

時山東河朔已為金師所取。京西京南盜賊大起。四方路阻。米斛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乘而陷之。

徒懶攻江東

宋復郢昌府

二帝如五國城

宋復永興軍

夏元室見國主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覲同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窩里唄之望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望雲縣北也○秋粘罕兀室余覲自白水泊歸至雲中窩里唄自望國崖歸至燕山徒懶自濰州親攻江東○七月宋師復郢昌府又復鄜州○二帝自韓州如五國城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謂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諸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大戰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為冊禮使副於九月九日立劉豫於大名府國號大齊

立劉豫國號
大齊

北京陷沒南軍聞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是誅為首者數十人於莘縣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為左右丞弟益為北京留

守子麟知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朮南征所降李鄴李儔鄭億年臣豫豫降南京為歸德府改東京為汴京升東平府為東京去淮寧穎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置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二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豫之僭立也止用天會之號是冬奉國主之命改元阜昌○馮良寧以淮寧

府降豫請行什一法除戶部郎中權侍郎後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又建歸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權場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大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今事至此惟

有死耳何相窘拜耶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
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於祿山
遠矣○孝純之得還也蓋亦有由是年五月
六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於
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於鄉里又顧
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
督還之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
知其所以蓋是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
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
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里閭

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斑衣之句則衆知
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
徐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於公共至東平
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
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迎之孝
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拜
偽相當是之時孝純昵於親黨懼於還北因
而遂喪晚節惜也

十一月歸秦檜于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
二帝之上京建二帝東徙韓州檜依撻辣為其

秦檜全家北
歸

任用撻辣南征，以檜為叅謀，以催錢糧為名，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之監已者，犇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面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兀朮、婁室敗劉錫軍於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宋 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廊延以擣我虛，乃檄召熙、河經、畧、劉錫、孫渥、劉錡等會

州
敗劉錫于耀

紹
錄

宋師退保
兩川

兵甚眾，眾皆言我鋒方銳，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婁室曰：彼詔我也，擁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致虛，戰於陝府、曲端，戰於邠州、白店，原劉錫戰于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兩川，於是州郡盡為金所陷。

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久而命知相州。

詢別詢音儘

嘗聞粘罕初圍大原有保正石詢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為詢敗去及多邀金兵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詢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詢命釘之於車刺及於股將欲支解之詢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詢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詢罵曰爺是漢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橛更不移改竟為所害噫充聞詢之風豈不愧歟

大索兩河之民
拘行旅于道

粘罕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容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于回鶻諸國以易馬及有賣于萌骨子迪烈子室常高麗之域者蓋既立劉豫以舊河為界恐陷北者逃歸故耳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罕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遂以散米賑濟為

仍宜作子字

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大金國志卷之六

大金國志卷之七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天會九年

時宋高宗紹興元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

壬子
春撻懶攻淮東

中窩里嗚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為糧又以地

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

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直犯

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

可覘金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

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大呼而攻之金師
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盆輦撻懶率
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全勝之理
但南軍多自望風而潰如陳思恭勝兀朮于
姑蘇張榮勝撻懶于秦州此乃全勝之時夫
何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
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
林牙于漠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覲妻子於女真
城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
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
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真漢軍又
質其妻子宜乎余覲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
糧隨余覲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猫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
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
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夏撻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北休兵於宿遷縣樂

馬湖

撻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於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擲道路時親為張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兵金不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蜂起東北大恐撻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太乙孛董叱劉冷莊訖里也叱淮陽而去

烏魯折合分
兩道南征

完顏設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為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璘吳玠歛血誓衆為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於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置酒於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即位撻不也撫掌嘆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閑

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其耶？

大金用兵，惟以和主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役於軍旅，高永昌誓為鄰壤而殺於海島，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旅，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酖毒，杜克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劫竊均於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禁竊盜

置地牢

高慶裔請於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地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粘罕，罕盡殺之於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初，婁室死，兀朮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與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兀朮始自河

粘罕殺降

兀朮與吳玠

東還燕山

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陝右以犯劔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劔外凡四戰皆敗惟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歸至於兀朮尚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朮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

兀朮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离曷為陝西路經畧使屯軍於鳳翔黑鋒既死兀朮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踰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於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壬子

天會十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温兀朮居燕山撻懶居祈州除兀朮為兀

帥府左都監○粘罕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兵陷西京翟興山寨興沒於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併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道久為興所斷豫深惡之時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陷劉豫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懷衛越大行取蒲解渡河以往

故力請於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且陳破興之計於是發女真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勢揚言將欲攻興興盡發兵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豫乘勢遷居東京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赦之

試舉人

夏粘罕試舉人於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詞賦不試經義礪以被虜以知制誥韓

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 初開試日
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
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指揮令譯者報爾無
力老奴何來應舉爾等若有文章何不及第
於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
不遠必取賍以為身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
安有補於國又聞爾等之來徃徃非為已計
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
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
白復欲逐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終

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
於是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之
餘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
畧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此榜既出於外南
人不豫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國主如中京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
故有是行諸將會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
室獵居庸關遇馳過者得余覩反狀

余覩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
怏怏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

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
約燕京統軍及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
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
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
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
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
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
憇于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遇於道立馬
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
詰曰爾何人也曰余覩使者以軍事詣燕山

槁里統軍司

槁里亦契丹

兀室曰爾適相遇者何

人曰此乃槁里統軍使之余覩者兀室曰爾
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
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
別之語無許久又曰叙家事兀室曰家事故
非立馬叙又曰叙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
馬叙馳者詞窮面顫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
其言色兼素疑余覩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
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為余覩議反者
近有人密告余覩槁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

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天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覩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族誅契丹統軍檣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覩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蠶起云入夏國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適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

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靼善射余覩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之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誅余覩父子及粘罕次室蕭氏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

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而獲免皆困女真之域粘罕謂財可聚以藥師家富盡奪之

奪郭藥師家財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

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狃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司樂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没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

乃宣和間歸朝官以預賜姓名趙敏修者

余覩之叛族誅主以余覩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覩降赦

族錄銷杜充

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觀之亂復還闕○
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移充不
聞官而擅納之為節度使胡景山告于粘罕誣
充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錄銷充
付元帥府獄鞫之

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蔑視同僚人多憾之
故為景山乘余觀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箠
炮烙備歷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充
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
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笑

之無耻之言一至於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
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內樞密院
國相楊朴以病死

楊朴死

大金國志卷之八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六

天會十一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為

宋翟琮所敗琮即翟興子時為河南鎮撫憤大

金發掘陵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川遂

入西京邦雄醉方卧俘其族以去○大軍下金

州又下興元府○先是撒高冒等衆十萬自鳳

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

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彥倉卒迎敵敗走遂入

金州未幾又趨興元。撤離曷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掠，食且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未幾，宋王彥復金州，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虜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

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顧後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遂由虢州回。

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郡盜，降偽齊。既得鄧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於是宋郢、唐、信、陽軍相繼陷沒。○慈州守劉慶

殺降士三千人

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千人盡
殺於平陽府獄。○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
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
遂盡起本國土人棊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
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李永壽使南宋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俘及
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是冬
金兵下和尚原兀朮鳳翔以謀攻西蜀

甲寅

天會十二年

時宋紹興四年也春宋遣章誼來

軍前充奉表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

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
予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
木綿度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章誼還宋論
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
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
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
留以計得免。○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於殺
金平為玠所敗。○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
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撒離曷劉夔率十萬
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金軍

兀朮戰敗

戰七日晝夜不息

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為兀朮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為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撒离曷已下盡室而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兀朮于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為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于兀朮○常為遼東漢軍萬戶慶

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東漢兒兀朮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朮征蜀回

兀朮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窩里嗚入見國主○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鼻畏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為奉表通問使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劉豫遣人請於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

室以為難窩里嗚以為可於是窩里嗚撻懶權
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於斯定
矣蓋主崩時以窩里嗚輩提兵在外粘罕莫
得而傳故賣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
得其位則駕群豪服諸番其憂大矣○粘罕
自來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
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為異議竟
不自行故窩里嗚輩得攝職搃兵也
窩里嗚撻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顧人

代名須以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多富
家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
死不勝計其自來傭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
為生徃徃聚而為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姪猗將兵與窩里嗚等俱入征
南宋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
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南宋震
恐○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
置酒偽為流星更牌踏至給以移軍守江良臣

劉豫子征宋

韓世忠進屯
揚州

既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
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
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
將字董捷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
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
旗與正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上
堪人脅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
斃遂擒捷也○冬窩里噶兀朮同劉麟劉猷侵
江屯於竹塹鎮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怨
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篤諸將宵遁麟猷
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之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
怨日久虛驚軍中每夜多有人大字書於紙
及去皮柳枝擲於帳前云我等被苦虐之至
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
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
苦俱無鬪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
者况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唯速歸為善兀
朮然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猷於
是麟等棄輜重亦遁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

宿州方小憇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府平陽都總管蒲路虎捕太行義士以絳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糧者於是屠近山四十村冬國主崩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時大兵相拒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於次年春方告諸路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於子孫太宗既立即捨已之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

梁王亶為諸版字極烈仍領都元帥之職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礪及左副元帥粘罕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粘罕為窩里盟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窩里盟撻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寅亶即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之九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在位一十五年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剌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覷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傳位於亶猶稱

乙卯

拋盞燒飯

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三年

時宋紹興五年也

春諸郡立太宗之靈拋

盞燒飯俗北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主

上謚于大行○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聖

壽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

侍郎司馬朴與通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遂

服練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五月宋遣何

鮮來使通問二聖○陞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

京仍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授

北朝官為之叅定其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

建上京改官制

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一

人○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叅知政事侍

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為兼職○元帥府置

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樞

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太宗正府置判同簽

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使○六部

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

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

○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

○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

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
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
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
講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
司置讀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勸農司
置副使。○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卿少。○
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官不設。○外
道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
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
轉一官此其大畧也。○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

宗盤封宋國
王

宗盤作懶

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兀室尚書左丞相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
豫侵江有請窩里溫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為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
里溫魯王撻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
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叛蓋始於此
也未幾窩里溫死以撻密代之進除左監軍兀
朮為右副元帥。○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
尚書右丞相除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左丞蕭
慶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用之於

盲骨叛
後漢王版金請兵
于天朝印此之盲骨
子也其姓與蒙古
各為一國後合為一

外○兀朮戍邊屯於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窩里溫自燕山入見卒於路兀朮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盟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太金初起常假兵於彼其後得國不償原約故彼有怨言宗盟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為筏由唐河及創開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

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於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蠱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輟

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於大金故有是役

天會十四年時宋紹興六年也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劉豫分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盟以為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以其子麟

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
叅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
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肥以
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
徽二州以姪猗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
統之○麟令鄉兵偽胡服於河南諸處時猗兵
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
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眾次于濠
壽之間猗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
康宋楊沂中與猗前鋒過於越家坊敗之猗孤

豫兵敗

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於合肥沂中至
藕塘與猗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猗軍中
眾潰亂遂大敗猗挺身走麟聞猗敗亦望風而
潰孔彥舟圍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尙尚
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劉豫之意
冬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遣馮長寧請於國主
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爾
子還有德助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

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於北去，亦不失為帝。故且視景偷生也。夏國與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馬於韃靼，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亦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離曷無能為也。

丁巳
天會十五年 時宋紹興七年也 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

兀朮自黎陽歸燕山。○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祁州，撒離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贓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盟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夏撻懶撒離曷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草地避暑。○粘罕乞免官為庶人，贖慶裔之罪，金不許。斬慶裔於會寧市。

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於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

以此廢商嘗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西路
轉運使劉恩肅州防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
轉運使趙溫訊坐廢商下獄恩伏誅興麟杖
脊除籍為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
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勢矣安得
不憤悶而死

大內都點檢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並伏
誅○是年宋問安使何薊等回始知道君及寧
德皇后已相繼上仙於是遣王倫為奉迎梓宮
使○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酈瓊全軍新降自九

宋徽宗及后上
仙遣使奉迎梓宮

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効當以瓊為鄉導
乘勢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
其行且遣使馳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
散其衆○除拔東為左都監大撻不也為右都
監○大起諸路軍為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
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字董之營
見斜也將行與其家人泣別殺一豕以斜也
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掛豕身而埋之於後
營家人祝之曰斜也以陣亡葬之矣此女真

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於斯可見女
真厭兵之甚也

廢劉豫

金國廢劉豫偽齊亡。○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
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于太原及屯兵河間
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於陳蔡汝
亳許賴之間于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金主
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
安用國為遂令撻懶等以侵江為名伐汴京先
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
兀朮遇為所擒二將同葛王哀馳至汴京入東

擒劉益

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
廢為蜀王是冬十一月也○時豫弟益守陝西
上又別遣撒离曷提兵聲言攻蜀攻長安擒益
又恐汴人不安給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
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
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疋
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千
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昌凡
八年

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撻懶逼其北行

汴京定臺省

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撻
懶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
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
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於其中彼人視之
以為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建行臺尚書省
於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寶奴張通
古右丞相○除東京遼東留守宗雋太保領三
省事封克國王

金主以宗盟豪猾難保故藉宗雋才力可以
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戊午

燕京建臺省

天眷元年時宋紹興八年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

官職依舊多居汴京國主又於燕京建行臺尚

書省除杜充劉筈同簽書省事時杜充為三司

使

金主亶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

眷遣萬戶湖沙虎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

兀追襲之至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就用之也○詔立裴摩申氏為后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夏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為奴婢償之○國使烏陵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使密與群臣定議許和且命思謀等來議思謀即撒盧毋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

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秋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谷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宋韓肖^曾來充奉表報謝使○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蓋左監軍撒离曷與之約故也撒离曷醜之可求卒于路

可求之被毒何哉蓋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离曷已密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醜

撒離曷被擒
歸南

之

冬左監軍撒離曷自雲中馳之陝右將見左都
監拔東共議割地時拔東在鳳翔路由同州為
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撒離曷南歸北騎
追逼李世輔放之亡入夏國撒離曷歸雲中

撒離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
主幾摧撒離曷號哭衆目曰啼哭郎君至是
又為世輔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已未

天眷二年時宋紹興九年也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
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

廢列豫許以漢
西河南地歸宋

州○宋王倫來使充迎奉梓宮奉還西宮交割
地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
于南宋畧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
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
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
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
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
等處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
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
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

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元术從之

大金之陷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功於己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於金主曰河北素好富庶然名藩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初與衆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殆非

我有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撻懶止有意于山東河南只得歸之於宋

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

遼陽渤海地

戶部使命下日各髡髮左袵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後復助豫為虐至豫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真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

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為叛國之人死為沙漠之鬼哉

兀术留宋使王倫於祁州密奏於主曰河南之地本撻懶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庾至汴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為兀术所拘後送祁州○夏元帥撻懶之蔚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隣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北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群起為盜以拒北軍

吳文反

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為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於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試舉人於燕山司馬朴充主文中山石琚為魁○秋郎君吳文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克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副點檢渾觀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因朝且伏兵于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

夷字盟族

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蠱之毒
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群兇悉殄翰林
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晟嘗浴
於河牧於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
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
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園而已其殿宇遠壁
盡置火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
臣下雜坐於坑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
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携手握臂咬頸扭耳至

同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
覦意後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
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
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
見此宗盟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既平宗盟之難馳至燕山
以圖撻懶下祁州府獄伏誅○仍囚撻懶之子
大拽久之因赦得出

宗盟之難撻懶預謀事方握兵在外難以遽
誅仍除撻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

克為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克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撻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狗兒河有號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荅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荅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勅官問倫還知撻

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因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囚歸上京○太行義士蠱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飢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

其黨豈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封兀室徐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為諸將所忌宗
盤革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姦巧
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既而得脫撻懶之敗又
且不預至于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
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帥破薊州
遼東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
清者遼東大擾清無大志既而乘海復歸○詔

諸州郡不得從元帥有擅使簽軍俟見裏面走
馬使臣驗認御畫牌劄方許簽發

此因宗盟撻懶謀亂之後方為此關防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庚申

兀朮沿河置寨防托

天眷三年

時宋紹興十年也

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

使也○兀朮下令沿大河置寨鋪防托諸偷渡

大河南歸宋朝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邢洺

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虜漢人相約

於二月旦日各携主人鞍馬器甲聚於邯鄲之

西村相結上太行為盜○太行義士夜破懷州

萬善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



謀率軍民保城既旦集父老於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否南宋官軍耶太行盜賊耶父老皆曰太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知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壯慎無得扇搖妄動恐盜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為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於是酒勞之而散

思謀自穿廬內亂之後太行嘯聚蜂起每終夜輾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人壞之

我未知死所矣

官人呼

時乃割地之初以大

河為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公河州郡尤為流言所惑至於晝為罷市夜或披戶以伺風聲者思謀時守河內地當要衝自揣勢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為義士所破故假以撫諭為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欲播達宋朝以為先容耳

兀术分四道征南宋先是撻懶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宋兀术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术

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
之兵集于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
聶黎字董出山東撒離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
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鄺瓊趙宋抵
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庾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
駐舊龍德宮於是詔諭諸州縣以撻懶擅割河
南且言宋朝不肯徇其所欲詔詞畧曰非朕一
人舉奪有食言恩威施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
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朮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陷興仁淮寧

拱州又陷南京逐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
以葛王裒知歸德府裒以數千人至宋玉臺
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
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玉臺
允迪為主裒為客允迪奉觴為裒壽裒酌飲
遂送允迪于汴京裒鼓吹入城秋毫不犯又
陷西京慶陽府及亳州
撒離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
軍宋權知軍事郝遠即開門納之長安既陷陝
西州縣所至迎降既而撒離曷至鳳翔西城外

兀术败于順昌府

下寨為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术敗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兀术三萬餘人為宋劉錡所敗馳詣東京告急于兀术兀术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主臨陣自可見兀术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平旦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

兀术用拐子馬大敗

敗退兀术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返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秦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于是復以葛王褒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兀术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是秋兀术再提兵與宋將岳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兀术兵還汴京

○明年改元皇統

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進與兀朮戰又破之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于是穎昌淮寧蔡鄭諸州皆陷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揚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

皇統元年時宋紹興也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

辛酉

兀朮舉兵再南侵

汴京留屯宋毫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番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陷壽春府滁州濠州廬州和州至拓臯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揚沂中軍迎敵兀朮敗退屯于紫金山○兀朮已陷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賊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為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

分軍為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俟後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術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如堵而前期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九月宋遣使劉光遠來先是幕將使金為所留至是不因聘諭兀術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術書來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丞相故也

兀術欲議和

宋于是又遣魏良臣往使○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蕭毅邢具瞻二人來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鄭副之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

議和許以淮水為界

兀朮以書抵秦檜謀殺岳飛

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十二月兀朮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秦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

岳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凡十八往返乃迎歸母母喪廬墓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為念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于行都飛辭謝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為飛前後累平劇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邁成飛罪赴獄賜死洪皓在虜中蠟書馳奏以為虜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至酌酒相慶

宋割唐鄧入金又割商秦

皇統二年

時宋紹興也

春宋遣幕將周聿往京西

充割地使割唐鄧等州入于金畫中流為界○

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秦之地

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

而已。初宋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離散。至是割屬金。隆嘗快快。後徙金州。秦槐醜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急門戶。撒離曷曾犯和尚原。折合孛董曾侵犯商州。又欲復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尤重。兀朮屢致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時。

廷臣多言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宜輕棄。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乃檀之黨也。

帝后歸宋

太原平陽義士
敗國兵

八月。帝后歸宋。太后常氏于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是年太原義士張橫敗國兵於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岢嵐軍判官。○平陽義士梁小歌敗國兵於太行。殺契丹都統馬五大師。

張橫有衆一十八人。嘯聚于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往。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既與張橫相遇。

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為
橫所擒梁小歌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府
神山縣去帥府五百里遠總管判官鄧奭以
三千人討之奭軍嘗與梁小歌相去五六里
方敢行遙見梁旗幟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
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衝劫營中轉
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驚潰至第
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大師領契丹鉄騎五
百與奭軍會大誚其怯併奭之軍率衆先登
而戰為梁小歌首殺五千餘衆盡皆奔散夫

首軍作手

以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
衆梟擒主將追奔逐北則今之大金非昔之
大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
不南歸豈不比走哉

癸亥

殺陳婦姑

皇統三年時宋紹興三年也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
婦姑持產業契書共告于元帥府以父子俱陣
亡無可充軍願盡納產業於官以免軍役元帥
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
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少定諸稱家戶者不

宋使洪皓
南歸

以丁數論故家口至于一絕人丁至于傭賤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棄市國人哀之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藉于官者悉度為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等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

秋大風

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主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

山冬夏刺

芦達切

鉢

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

春放鵝於

春水釣魚于混同江夏避暑

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於慶州黑嶺

秋山冬射虎于顯州四時無定荒于遊獵內

耗郡邑外擾鄰封由是內外騷然禍亂斯至

所以止也

甲子

皇統四年

時宋紹興四年也

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亂

元帥府收叛衆盡誅之先是馬拽固與萬戶烏

碯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拽固選其徒之強

馬拽固謀亂

壯者以救火為名攻城作亂殺烏斡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夏遣使于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冬遣使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縠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率如此例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乙丑

割屯田軍

皇統五年

時宋紹興十五年也

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

百有五人○

割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

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

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

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

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秋七月國

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時有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新律之作。大抵依倣大宋。其間亦間有創立者。如歐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荊決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矣。大概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

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功貴顯。而不諳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替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賽喂者。再庭下。已有牽橈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賽喂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

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寃，不能脫，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毫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丙寅

皇統六年時宋紹興六年也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寧府舊內太狹，總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夏，左副元帥撒離曷以罪誅，撻懶既死，或言其嘗與

通謀故也。撒離曷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女真萬戶湖沙虎北攻盲骨子，糧盡而還，為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于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敵。金國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田者，每人一月給粟七斗，或折米四斗五升，餘無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二者出疆，因糧于敵，不計遠近，每人借之一月糧，計米四斗五升。其人既負重甲，又為糧累，或賤售于人，或棄驢馬，或督之行速，則擲

於路由是飢饉不行相結逃竄敵或清野離
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並無火
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
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能造飯
者有不能造飯者此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
失盲骨子不毛之役詐能久處乎盲骨子在
契丹時謂之豚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
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
火故眼明與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
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丁卯

皇統七年

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春宋遣沈昭遠來賀上生

辰蓋國主以七夕為生日也賀礼金茶器千兩

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旦礼物亦如之蓋

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

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歲也自

興兵以後寢染華風帥將生朝皆自擇佳辰

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國

主亶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

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宋使賀生
辰

選民間室女

秋九月國主獵于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是歲滕骨國平初撻辣既誅其子勝花都即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滕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長熬羅孛極烈為滕輔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熬羅孛極烈自稱

冊滕輔國主

兀朮死

戊辰

中京郡犬
死河

天落冰龜

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擄要害而還冬都元帥兀朮薨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宋軍勢強甚宜益加好和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皇統八年時宋紹興八年也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群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國主之望國崖避暑○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九月國主遣廉訪使肖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十月

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

時亮有色藏窺伺之意。昨王元者乃國主太祖之孫也。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兵叛，有妄稱皇帝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相連結，乃譖于主。寘之重法，國人皆謂主淫于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切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己巳

皇統九年

時宋紹興十九年也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

日食黃頭女真叛

雲不見。○黃頭女真三千人叛，遣右都監拔東

討平之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親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也。其人慙朴勇鷲，不能別死生，國中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今前驅謂之破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過掠所得復討之，不勝忿遂叛。其

人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岐王亮弒國主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弒國主亶。國主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弒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興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

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仗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警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興國奴何在。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耶。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立岐王亮為帝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還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
共立亮為主蕭王仗劍謂衆曰主上暴薨岐
王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為君今岐王已陞殿
汝等何不拜衆皆拜亮遂即位改元赦天下
以國奴為西道總管有梁漢臣者蕭王又奏
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日
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

亮立追廢為東昏王亮死後乃謚曰武靈皇
帝廟號開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
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過諸父南征中原得燕

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
歌儒服點茶焚香奕棊戲象盡失女真故態
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
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即位以來左
右儒臣諂諛成風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日
元勳將相多所踈擯而骨肉之間邪心始起
太宗之長子宋王宗盤次曰充國王宗雋次
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次受誅武元初起
兵時其主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從兄之子
所謂相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

武元疏族于屬為子所謂兀室也其次曰魯國王昌乃武元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離曷為左副元帥女真人不知其屬之踈近自熙宗淫刑肆虐疑似濫誅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於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熙宗既弒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紀年

海陵煬王上

武元之後無宋王宋王之名非宗幹

太宗文烈皇帝之孫宗盤之子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子也

幼時名字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爽象

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

嚴神情閑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

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

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

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皇統

赦天下轉
官資放租
稅

唐午

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即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
追尊父宗幹

天德二年

時宋紹興十年也

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

之子韓王亨先是熙宗之弒國主身預其謀及
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弒君
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為大父行忌其名重首
行誅戮納其妃于宮中兀朮開國元勳亨乃其
子亦以無故誅○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
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

當勿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詔河
南民衣冠許從其便○除故盧馬鎮夏國鞬鞞
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
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
禁嚴七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
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
錢地分自為大金陷之不用鐵錢盡拍之入
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伍伯作一秤每秤以銅
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間北地貴地百姓多由

火山軍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鐵于北方
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于陝西鐵錢
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
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瓜牙既成始不易
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開
因問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
曰自古江南為橘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蓋地
勢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蓮主曰依
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王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

國旺氣况是根本何可棄之兵部侍郎何卜年
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礼義之所
即主曰可遷都北蕃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
漢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為即主起諸州工役
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冬發諸路民
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
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
著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
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
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

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
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為太
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
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
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店村皆在焉
天德三年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三月宋遣使巫伋來充
祈請使伋至主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
寢主曰自有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
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
皇帝二字主曰此乃是本國中事可自愛之伋

辛未
巫伋祈請

唯、而退、

壬申

天德四年

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

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

遷都赦天下

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

曰貞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旧矣遂以
燕京為中都舊上京為北京遼陽為東京雲
中府為西京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
焉

癸酉

貞元元年

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

正月元夕張

燈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懽而

罷○七月制遣御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
學士為之其有承受御筆處無故申明衝改者
以大不恭論

貞元二年

時宋紹興二
十四年也

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

朝賀○以完顏誥弗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寧
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群臣
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
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
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

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耶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飢詔開倉賑恤仍詔
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
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十月
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
其先鋒自效

貞元三年

時宋紹興二
十五年也

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

謀遷汴京

志乃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

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

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

○冬宋相秦檜平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為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着手時只依旧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實一朝資以金帛偽云挈舟走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室撫否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撻懶軍中

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撫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于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粘罕初來誓書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為檜地方再專國故又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改元正隆

正隆元年

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

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

冬方改元

○二月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兵經

畧屯田于葛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

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

不毛之土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

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死

葛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實

實別作石



亦降大寶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寶與
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寶
歸帳即棄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
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
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
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慢罵遂
射殺之大寶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
帝而相之烏律者大寶之子大金遣余覲至
其地不能平今為屯田之策以困之

復脩汴京

冬復脩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頌行臺尚書省督

其事且用梁漢臣為提舉官歸大使于是暴役
橫歛以務速成乃下詔略曰朕祇奉上玄居臨
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跼蹐于一隅非光
宅于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生有
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
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將
命不虔燼于一炬第山川原秀麗卉物滋朕夙
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
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時提舉大內者
梁大使即向來弒熙宗之人興國奴乃宋內侍

為大金所虜也

正隆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

正月宴群臣于大安殿

丁丑
大宴群臣

時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卿不樂耶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鄺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飲酣梁漢臣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糧草于汴京乃是要衝臣聞遺宋招覽賢才練

觀察風俗

制戰陣法

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貴人臣也○夏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恤遣使者觀察風俗振恤困乏仍令各修水口通渠灌溉○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灘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虜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戊寅

正隆三年

時宋紹興二十八年也

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

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

夢受帝命 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
此段說鬼 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

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
在耳即遣人至廐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
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今
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主戒無泄於外○八月主
坐正隆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翰
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
汴京為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
喜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

謀遷汴京

豈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關遽興征伐
亦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於
是惶懼以為不免既而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
並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冬制私家不
得隱藏綿候圖讖違者抵罪○詔平遼宋所得
古器年深歲久多為妖變悉命毀之

詔毀古器

已卯

正隆四年時宋紹興二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
道夫來使回歸南宋且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
非約恐有渝盟之意宋遣秘書少監沈介國
子司業黃中來介為賀正使中為賀生辰使相

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為計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為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於是左右相皆不悅顧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也

時果漢臣獻策於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剏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

四也招募義士始為先鋒五也主喜其言

大興宮室

造軍器

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張浩叅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軍器於燕京令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死者甚衆○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宋太后常氏崩賀允中來使報哀也奉常后留遺

賀允中守郎

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時主
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
之來致大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况戴花
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
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
通好奉政勿動心也揖允中生命左右捧花侍
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為備○十二月遣施
宜生使于宋耶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范
汝為事遠竄遂奔劉豫豫廢復為金用至是以
翰林侍讀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

漏金國事

原

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
生聞人燾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
情燾密奏之

原

正隆五年

時宋紹興三十年也

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

禮部侍郎禘盜温都謙往弔宋太后常氏喪就
行祭祀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為報謝使
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
密奏為備○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宋工部
侍郎黃中充館伴又充送伴使中還言北境日
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祈宣直言遭
死

翰林學士祈宣上封事畧曰民為邦本本固邦
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
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
而再討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
以天下為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
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
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額
遂誅之○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燹將啟楚王謂德王澤
王曰梁大使所請郎主輒行之其將柰何今

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
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於國主
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耶遂召
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為我將兵速討
三王既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士論事
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
上怒曰謀欲殺我耶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
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人矣
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
遂斬三王

簽軍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以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為賀

密
地
圖
臨
安

正使隱畫工於中勅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謀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冬宋淵聖皇帝崩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紀年

海陵燔王下

辛巳

正隆六年

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正月甲戌日有食之太

史奏當交不虧群臣稱慶自去冬主舉兵江

上洵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

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

為南渡計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中

節宋帝見于紫宸殿時國主恃其強盛欲渝盟

久矣全因道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旨取將相

遣使求淮漢地

宋欽宗崩
訃音至

堅精于射
者若細軍

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
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于八月至金國大率皆
慢辭也○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
五千人皆用茸絲脰甲紫茸為上黃茸青茸次
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說曰取江南此
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誥來元起居稱賀使賀
主迂都也誥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泗州
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
即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
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主寢兵議和主

曰汝與南宋為遊說耶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
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彗出角○七
月國主南迁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從
迎主于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雨至儀從皆不
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
休于梁大使之言宿王嘗陰至太后處告曰
即主今信梁大使偽言廣築汴京用兵南入
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即主不問已斬之
矣今告娘上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坐因

問曰聞今廣築汴京蓋民造船聚糗糧制軍
 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它疾以皇
 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
 民心必離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
 敗家若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
 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
 盞彥忠即宮中械之以威言者于是左右縮
 頸國人以目而後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主
 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
 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

國主南侵
 荆襄

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上喜即
 拜諤為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
 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彥統步軍孟州
 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
 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
 鄭家奴副之由曼海道將趨二浙餘兵國主自
 將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
 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
 錢塘之景主喜隨声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

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使
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
孔彥舟進木犀一株主喜梁大使因曰此花
乃江南植以為薪於是主問朝中誰曾往江
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麟曾到遂召之
首問錢塘之景麟曰是江南揚州瓊花潤州
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為天下美觀其
地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
天下已罕况於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
征

後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
鳳州界三十里攻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
於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
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
劫橋頭大寨金師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
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
戰北軍死者數千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搏
引兵赴之北軍引去○國主以右丞李通為大
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於淮水之
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

自宋州門出其后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羶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十月金師陷安豐和光等州主旣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鰲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教清先以百騎犯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給以有路自竹園鎮可徑至六合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陷之○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戍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徑至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北兵退○金師至順德軍吳挺向起敗之

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若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君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

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於
照城坡

金兵敗于皂
角林

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來瓜州渡劉錡敗之于
皂角林

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於皂角林金
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
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俄發
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
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始解圍又敗金師于

李寶敗金師

膠西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
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
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
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眾爭應為援寶
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田島而金
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
即南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
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曰神祈風助順忽
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

渤海軍叛

于金舟鼓声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其自經死

金人犯陝州宋任天錫敗之。十月渤海一軍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褒為帝主為內變所撓于

刑馬祭天

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守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國主執小紅旗麾眾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在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鰓船迎擊士皆殊死鬪舟沉溺萬數其回北岸者主皆殺之遂不能濟。○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

金舟沉溺大敗

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
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迨岸復回北兵皆
持滿以待其舡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
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
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
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
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退有盡戮
之憂柰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
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即主却與南宋通和
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主有細茸等軍不

諸將謀殺即
主

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弑逆而細軍衛之
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
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即主往取之細
軍欣然共請主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
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明日自點
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
直將軍毋里謀亦欲弑主○乙未諸將集兵萬
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
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即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
十餘人○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爲衆所殺時先

國主中矢崩

皇子被殺

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
蓋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
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
牆之變後果然○褒既立追廢主為海陵王謚
曰煬后徒單氏為海陵夫人○金師次茨湖守
將敗之

茨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
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得著岸兵校史
俊麾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次楊林渡又敗之金

金師敗遣使
入宋議和

師乃退○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
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
圖舊好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
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既
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
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覷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
吟一詠冠絕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又登極
之後以法馭下勇於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

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殺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生有神異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褭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
冀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於雲中其夜
有光明體重倍於常見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嘗
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褭曰何不赦之熙
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捷懶兀朮
諸父南征褭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為士卒
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允中承檄風靡入

五襄為帝

大赦天下

辛巳

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襄為帝○十月庚子朔襄即皇帝位改元大定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

時海陵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是月左丞相張

浩自汴京錄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歎曰朕

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遣先鋒將郭安國回衆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衆軍殺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乃移牒于南宋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逆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固舊好○紫茸軍陷宋泰州又犯茨湖為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趨襄陽又為宋兵校史俊所敗○時海陵雖

壬午

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
楊林渡翌日乃退○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
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
大定二年時宋紹興三年也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是月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
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謚懿宗
故王亶謚閔宗未幾改熙宗謚亮為海陵煬王
封皇子允升為齊王充西京留守○二月遣使
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
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滄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
以徐嘉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畧更
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
禮而已於是畧如汴京故事 國書曰審膺
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迩比因還
使當露悃悰爰從海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
中更多故煩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
貶損釁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
舊疆寵還樊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
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邁至

燕帝鎖之館中，擲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字。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負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致慶之調，要以難行之事，實為大鑒，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魏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吳拱；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我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高魏陝華州，凡四郡。獨特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陷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

止

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又陷懷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是時京東義士耿京率眾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克疾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所殺。○至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六月，宋高宗皇帝禪

位於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珙來報登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

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正月窩幹餘黨蕭鵬巴

耶律适里皆驍將也。自海道奔宋。○是時國中

聚兵積糧于宿州之靈璧及虹縣。宋淮西招撫

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

會元帥荅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

宋張浚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

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璧。宏淵至

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

及右翼軍都統蕭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烈志

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南大潰而歸。士

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遣書遺南宋。宋令盧仲賢

持報書以往。大畧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

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歲幣

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

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

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

乃言歸。當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

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
鄧海泗之地三歲弊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
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
湯思退為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為通
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時國主以賢
厚為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
勲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
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
不聽

甲申
造總計錄

大定四年時宋隆興二年也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畧云
正隆失道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
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
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見管實在之數
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
去吏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據
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輕疲民○八月宋遣宗
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
郡但求減歲幣之半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
不受又求割高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

四郡歲幣

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畫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國兵蓋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崔華所敗。宋使至賴河口，見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國書畧曰：修此齊盟，出于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勤，仰衛社之大

忠，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東，無復異圖。二將令與其介康，謂同詣燕山。國師亦罷。○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夏，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乙酉

賜粟帛

大定五年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正月大雷。○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干戈塗炭故也。○夏，宋改隆興為乾道。○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州來賀，^上尊

號○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統石烈志寧來朝
國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丙戌

大定六年時宋乾道二年也正月己酉朔大會群臣于

大會群臣

紫極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鈺擊鼓百

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跳索上竿之類○夏熙州

龍見

熙州野外深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

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瓜托一嬰

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畧無惧色三日金龍如

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

暍熱內附

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
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七月暍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

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

不書○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還

宮

行幸行宮

丁亥

大定七年時宋乾道三年也正月賜酺一日命群臣賦

詩京邑耆老亦會為頌賜各有差○十月免諸

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十一月詔

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賦○
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
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麩三斤
油半斤醋二斤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
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
五斤麩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
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麩二斤雜使錢一百
白米一升半下節與中節同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戊子

置榷場

大定八年時宋乾道四年也正月詔增榷場自南北通

和後始置榷場凡榷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

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

榷場博易竝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

拘之以族南賈之來秦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

府置場宋亦於光州東陽安豐軍花廳鎮盱眙

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場皆罷至此復舊仍令

己丑

轉集去處增置以聞。○七月以水滂遣使巡撫
流亡人。○詔以疎決繫囚例為文具諸路淹獄
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暑月為拘其諸
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

宋乾道五年也

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字

問民疾苦

烈思往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

陟所至問民疾苦。○詔以完顏建忠為左丞相

紇石烈烏石為右丞相翰林直學士楊不雄為

參知政事。○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大定十年

宋乾道六年也

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于

己丑

燕山之北大閱兵師五日而罷。○詔以去年臨

洮府路蘭泰河會州旱人民大飢命所在官司

存恤。○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為祈請使為陵寢

受書二事也。國書報復大畧云和約再成界山

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援昔時無

用之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

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

柩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

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願

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晏群臣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燕群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李誥烈

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

時宋乾道七年也

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

貢三人○三月己丑朝日于東郊○五月宋遣

使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附國書曰比致祈懇

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輅車恐復煩于館舍惟列

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

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

受書之儀蓋今叔侄之情親與昔尊卑之躰異

敢因慶禮荐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蓋去

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為詞也

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請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雒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衣冠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返辭以為難。于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雒山陵奉葬。

正 宗遣使來賀

甲辰

宋使守節

無一語及受書事。○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大定十二年時宋乾道八年也春宋使莫濛入見。時正月三日。日本國錫宴前後循例。無有辭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時河東河北大饑。流人相枕死於道。詔所在開倉賑恤。○莫濛澤潞絳解州盜賊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之。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及無辜而強壯送逸。竟不能制。○八月皇太子允升立。大定十三年時宋乾道九年也春二月。改于南山。○詔

皇太子允升立

載

日食

以頻年水旱百姓飢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
斷倉粟之畜○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
之外悉貸飢人○西夏遣使來貢○五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是年
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盡九年

甲午

大定十四年

時宋孝宗淳熙元年

乙未

大定十五年

時宋淳熙二年

丙申

大定十六年

時宋淳熙三年

御正隆殿受寶

印寶一曰承天

休延萬億永無極

二曰受命于

天既壽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

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

曰御書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

下同文之寶置符寶即隸門下省大朝會則陳

之

初粘罕南征陷宋京師宋朝所有玉璽寶印

盡為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

陵寢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

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

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

丁酉

則國中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使矣。

大定十七年

時宋淳熙四年也

正月，賑大名府路飢，恩

渥。滑三州民特甚，流止，募死，不勝計。○詔天下勸民力田，視每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以吏部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寶蓍年同知中書省事。○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兀朮子偉探知其意，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起自漢北，君臣帥將皆以勇力戰爭，雄

賞牡丹賦詩

略，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蕃畏懼，自近年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時。皆是年來貪安，漸為人侮。今皇帝既一向不說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是有志報復，今勝骨不受調，後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鬥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懽飲，即君却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

分黨如水炭矣

大定十八年

時宋淳熙五年也

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

酢吳與權等

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主言

曰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關額不補者過半其

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

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願與諸

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主從之○九月

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岩遵源有邛

都部之首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蕃僧諦刺者

約日為應國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

兵首尾夾擊之師燿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

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己亥

晉王被殺

大定十九年時宋淳熙六年也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己
 延晉王允猷宴於南京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
 及晨觀門微啟有衣血擲地側衛直余何都亟
 往視之晉王已殞胃口皆傷侍女四人亦死詔
 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覲遂寧
 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殆不勝筭衆疑其
 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允

太子謀叛

升所賜下獄鞠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主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弑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謨與太子遇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財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

有司請誅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謚允猷為元悼

太子

庚子

大定二十年

時宋淳熙七年也

是年有七遼遺族耶律

七遼遺族稱帝

幹罕為群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

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統石烈撒合輦為元

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

主封撒合輦為金原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

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

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仁厚不忍

用兵也○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時

五皇太子

前世系圖有允
迪允中二王

辛丑

東南地震

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昇王允恭次
曰晉王允猷第三第四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
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立
大定二十一年時宋淳熙八年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
陽河中府隍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
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中詔官給錢瘞奠優恤
死傷之家○三月詔兗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
其家子孫粟帛仍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
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

曰大聖人墓豈可發耶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壬寅

大定二十二年

時宋淳熙九年也

三月詔恤民畧曰皇

下詔恤民

祖有訓非繼躋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
丕承洪緒二紀于茲祇適先猷百為不遠永言

治理務在恤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

興憂夕惕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

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

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害政之事一切

罷行○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澤第賞有美

癸卯

大定二十三年

時宋淳熙十年也

甲辰

大定二十四年

時宋淳熙十一年

大定二十五年

時宋淳熙十二年

正月長白山

二龍見解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

居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于此舊名粟末

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三月鄭蔡賴等州大水命賑恤之

○七月以隆暑詔州縣決繫囚

丙午

大定二十六年

時宋淳熙十三年也

二月詔曰曩者邊場

孔廟祭祀

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

雜覘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

犯者以違制論○夏河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

○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丁未

大定二十七年

時宋淳熙十四年也

正月元夕張燈琉璃

珠瓔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以金珠為飾者

都人男女盛飾觀翫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已亥歲有南僧

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

之以為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皇

蝦蟇鳴樹

元夕張燈

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
太宗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時立此
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
遂盛

太子允恭薨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環為皇太孫允

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環環嫡孫也

戊申

大定二十八年時宋淳熙十五年也七月京兆府路總管

獻卧沙羊

木木石魯達以卧沙羊八獻

閏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
者為卧沙細肋石魯達所貢即此羊也

己酉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
璞來為告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
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
不能奪竟徹樂忽遽而罷至燕京其閣門又令
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日將見殿上皆
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時宋淳熙十六年也是冬宋以中書舍人

鄭僑充賀正旦使閣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

燕時帝病已萬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閣
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為東上閣門者乃臣

國主崩

皇太孫璟立

寮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于此投進。往復爭辨，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待。至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謚雍為世宗。恭為顯宗。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事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百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並起，以興宋為辭，遵東渤海之衆，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銳，竟挫于謳歌之地。適南北未定，

猶有交爭，和好既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鉄之用。嘗遇飢年，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恤，諸國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肯加曖昧之誅。是致戶口殷繁，元實北人謂之小克舜云。○是年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紀年

章宗皇帝上

在位十九年



章宗皇帝名環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
 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溫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即
 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世宗時封
 原王為正嫡孫遂得立為嗣居春宮未及二年
 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時宋孝宗紹興元年也二月文武百官各增
 三級甲辰祀上帝於南郊乙巳享大社丙午享

大赦改元

庚戌

郊祀

辛亥

太廟○三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恤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勲也○左僕射知中書省李誥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為右僕射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時宋紹熙二年也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樂○三月拜經童為相經童者僧童也○五月封監女為妃

朝綱不正

壬子

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為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於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回鶻國遣使來貢○西夏陷鄜坊州又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時宋紹熙三年也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益恃恩用事主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懽淵出入宮掖大受四方饋遺國體始弱矣

明昌四年時宋紹熙四年也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

六子於屬為叔先是允恭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子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亦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适蒲刺兄察為統軍

京師謠言

新疑亦書字 知疑作痴

與高等相會於善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於鄭王王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為中山守志同弟寧為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為應會唐适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為适所逐且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於看位見張從外來隔窓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眾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

駙馬謀叛

卧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隊主李白曜西隊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其誅鄭王詔書云天下一家詎可窺於神器公族三宥卒莫追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為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思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是

時主淫佚自用聽讒多疑既誅允蹈又黜其伯允中於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紹熙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

辨據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

允蹈三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閑常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儻以其性寬不疑大妃與允蹈母為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己等獨以大辨為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

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
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
耶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
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
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
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
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
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為備越三日以密
詔令五國副都統耶律康孫既至與其腹心完
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許諾徑携以入示愛王

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
欲見殺我無可柰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
大恩今日主上所為非人理不可坐受戮辱盍
思為救國雪耻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翌日嚴
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
泄哀泣祈出都典容骨字興曰無此事大王且
勸中太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
次日愛王為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
上國兵七萬人為城守計三路提點萬候兀馳
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

答諸路軍

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州
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河北大敗瑤僅以身免
○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上京
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
約會於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
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
之來頭勢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
求援於大朝為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以
約其子雄為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為其所取
許之○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埋津骨孛興戰

愛王遣聘大
朝來援

攻寶奴壘

慶

敗退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
將禾寶奴當北狐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
動糧車至輒為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卒皆
飢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
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
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
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
國兵四千截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上鳴鼓
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
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

此大朝乃明會國承安五年
余崇義遠拒客官房傳
國乃蒙古人而其年蒙古
兵犯北即大朝即蒙古國
敗前曾失鞬也元俸大過
于帝王徑至揚州城時高
分兩國自此載之後兩國合
而為一金八好不復支

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勢急，留其妻兄
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地。至平天漠，而大
雅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
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
無慮，待即與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將至五樓，
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撾以入，以一當百。進兵
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是年六月，宋孝
宗崩，嗣帝光宗卧疾，猶未能出。孰內中成服。○
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遣使鄭
湜來告登位。落仲壬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乙卯

明昌六年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
頗憂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權言
解之，曰：「兵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主
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少敗，亦是常事。』外間人
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為常。」
○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主，居中之曾孫女也。
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侍江從一、李璉
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
慶宮，晨夕往為主時，或酣醉日晏，不果視朝。三
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

黠便媚善能詆譖淵各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
太后以為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明昌盡六
年

丙辰

承安元年時宋慶元二年也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

后與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
口或以事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張克
己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
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諫在都堂慨
慷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皇帝與忠獻忠
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夏人蒙人

夏人入寇

為

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
聞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
御史劾其罪除名為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
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既
貶中外惕息

丁巳

承安二年時宋慶元三年也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

山東寇盜

潞間寇盜也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

屯結

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結錢

五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
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

懾耶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
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田邁
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
忠獻王罕推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
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摠軍今忽變更舊制
士心亦離不聽詰早朝邁坐於待漏院淵揚馬
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出
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
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於左僕射完
顏真真言於淵遂寢新命○十二月丙寅天翼

張天翼江源
評行

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
懼為已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
諸朝求添賜度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
為文具支給成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
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
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遂張潰兵皆聚天井
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援

戊午

承安三年時宋慶元四年也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
侍都知江淵與焉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
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

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為陛下用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於蘇山輦至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良嶽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良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己未

承安四年

時宋慶元五年也

二月詔建太學於京城之

南總為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祕省

新所賜書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壺及

春秋釋奠合用祭器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

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

下子孫並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

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

詩魯於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先皇顯宗亦嗜酒。曾於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問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為煬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的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太明寺。造九級浮圖。遣太后殿內侍候。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遂及五萬人。於寺傍建八寺。以處之。

右諫議胡列璧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王璩和
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
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
馬命宮人携酒殺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
留飲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瑀曰四蹈叔父子如此
做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瑀泣曰兄弟
不信尚誰信耶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
槩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痴風焉

庚申

永安五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

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發常遣秘書監虞世變

驅當作頭

說愛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是年
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水
合和龍帥完顏太康集兵禦之于東津大軍長
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權冰伐柴薪
燒川燎于岸剗木為舟中積熾炭水不能合大
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十二
月丁酉陷大都城圍春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
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
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
為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

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滌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立好古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澄嶺喻大漢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草地可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旸為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丘月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怒謂之曰爾

方為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耶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惶恐以醉為辭且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旸之使也善義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旸之旸昭未即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旸入境與趙遇于塗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秋宋光宗崩泰和元年時宋寧宗泰和元年也是年有群牧使耶律德

壽叛聚兵數萬以羊尾為大師壬午十一騎為
 元帥馬紇石烈善樂為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
 擊之誅德壽羊尾遂追其餘眾至草地凡六十
 日而歸冬浚界壕深廣各三丈東接高麗西
 達遼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泰和二年宋嘉泰二年也五月國主大宴于西涼觀鄂
 王資起白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
 勞聖躬請駕興主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耶
 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
 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

等相見徧說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
 王欲飲醜耶侍郎李西華前曰資是憂國然言
 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自為一黨以非
 我耶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
 內侍為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
 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為酒令
 及勅市肆歌歡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
 屬禱祈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脩德之事翌
 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泰和三年時宋嘉泰三年也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

甲子

奏報悉令宸妃裁決宸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
間有少捷則以示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涼
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鄉奏言
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
說耶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世
鄉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携其三千口來今日
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太和四年時宋嘉太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全
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有大亂主

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亂之乎○六月愛王
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戍其國且約
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
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
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于北溝南則為已有
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責
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于冷山遂進
兵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

章宗皇帝下

乙丑

泰和五年

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

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

萬人與大軍戰于北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

益添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

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軍舉火彌

漫山谷詰朝萬衆壓壘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

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

甚左右欲載以馬輿先奔天穆曰不可吾曾大

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于舊坪。望見有虎皮蒙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蒲伏虎為倫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陷末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二戍將。及千戶賀拔禾，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五月，祕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之

兵以生啗為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乞于幽燕以北，及敵人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以與戰，則其勢自沮。兼牛馬橐駝之類，並皆收牧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餘。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飢，耕獵皆廢。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疫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遼西為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役，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

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干戈之慘曷若勞苦
於城郭之間民始遣隊伍至八月末築古北口
東陞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駸來矣○十一
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主
集群臣議之秘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難
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
明充王天驥曰兵已遠來而此間徒聚議何益
獨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議之
翌日以律明為河東道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
衆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

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冰厚五尺餘兵悉
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屋壘竹木茅等盡燒于冰
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
秦城會國中遣竇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
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警
乃回師

丙寅

泰和六年時宋開禧二年也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蒲
察兀魯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
○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
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

春秋大復九世之
讐寧宗此詔差為
南人吐氣

大鄧為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
汴京留守完顏童秦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
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
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灾流
行民窮國困南兵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恐秋
冬之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西國皆驚此
可憂耳主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
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
虜世讎有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

詔旨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宋鎮
江都統戚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我漣
水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統都統
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
倬等還至蕪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以
與國兵乃得免○六月宋李奭以建康都統侵
壽州敗績田林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宋
叛臣吳曦遣其客姚淮源來獻關外四州之地
求封為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為蜀王○十一

月起民兵于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雞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為寇始益衆矣國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田琳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陷信陽軍圍襄陽府又陷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迎拜歛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真州于是濠傑梁安豐及並邊儲戍皆為國兵所陷又陷西和州○十二月圍德安府為守將李師尹所陷成州守臣辛想之遁攻六合縣遇

宋師于胥浦橋宋師大敗宋將郭倪棄揚州走瓜州渡○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宋吳曦于置口曦自置口歸興州次奉國之命稱蜀王○國兵自淮南退師

丁卯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于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泰和七年時宋開禧三年也春宋遣盱眙小吏五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于寧皆有和意○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參議和好○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

副之先是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
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得揆復諭之曰已
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宋朝諭
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翰以藥物縑帛西帥啟
緘却餽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遺
宋大畧云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附
南宋誅之所獻四州旋為宋人所取○南宋遣
三使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
拱辰是也國中遣近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
中惟李壁吳琚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

當遣來議事令所遣小使且還○時國所索于
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
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韓侂胄首級侂胄聞之
大怒復有用兵意○十二月宋遣許奕吳衡來
使時已誅侂胄矣

辰辰

是年十一月乙亥殛殺侂胄于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時宋寧宗嘉春宋梟韓侂胄首于兩
淮仍遣使謝奕來充通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授
首故也上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于宋和議
始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五月甲子大

白經天。○西夏遣使求援于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紮，生蕃也。鄰接北邊，號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紮還歸，目賞不均，皆叛北歸。太學生李藻上書言宮中事，主大怒，勅斬一百牛。逢辰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為擅欲興師，規圖進用，皆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又有諸紮輸其力，于是大軍益銳，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主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

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十一月上崩，在位二十年。

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興建太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群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記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意聲色之娛，內外嗷嗷，機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遊苑，日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為常。張天貴、江

淵等用事聾瞽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
省覽愛王叛于內邊釁開于外盜賊公行充斥
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紀年

東海郡侯上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
朝封衛王為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
省事於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
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遣與尚書右
丞撒罕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拜
撒罕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詔群臣先緣事
故罷者悉復叙用之其見居官者普增爵位各

有差。○詔北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大安元年時宋嘉定二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二月，國主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群臣之諫而止。敵人聞主新立，而喜曰：「彼老懦無能為不足畏，遂決意南侵。」○是月熒惑入太微垣。執法○七月丙申，詔百辟求言。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書文畫付雜買場賣，又諭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迄無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陝西差

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之間田差有秋。

大安二年時宋嘉定三年也二月詔河東河北沿邊募飢民修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三月詔內外百官條陳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失業，在處閑田曠土甚多，官為給其種糧，貸以牛力，候歲有成，官司量與收入。○六月丁巳朔

日有食之。

大安三年時宋嘉定四年也春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奏請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張慶之以為不可，昌曰：「朝廷閔雨，徧走群望，今種多不入。」

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
衆以為然且用春秋龍見而雩之說王親祀南
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大興殿秘監
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初遣使行諸路觀
田之懇廢以為守令啟最○是春西夏始為大
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軍至興
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勢益衰夏
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是時大朝國勢益
強但居其故地於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領之
所謂太師國王也○韃靼之先與女真同類蓋

沒

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
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
為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
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疆及渤海
盛靺鞨皆獲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
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混同江即鴨綠
水之源蓋古肅
慎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唐
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人皆
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
稌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

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不用骨鏃而已。蓋以地
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鉄禁甚嚴。及
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鉄錢。由是
秦晉鉄錢皆歸鞞。鞞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
益強。方金國盛時。鞞鞞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鞞
鞞主忒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
大朝收附矣。○又有曷骨國者在女真之東北。
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
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
天眷年間。宋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即兀朮所謂

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
之。其國亦自稱祖元皇帝。時為邊患。每遣使以
子女玉帛厚賂其國。則敵為內顧。而回師蒙人
稱帝。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
是生子。全不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大朝乃自
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
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
討司。以悍禦萌骨。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
方。西夏萌骨所據。蓋金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
七團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隣。

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今盡為大朝所有矣○
又先有鄰於金界者其奠封北平王被殺其弟
繼立其子白廝波方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于
黑水千戶家章宗泰和七年丁卯宋開禧春北
平王之弟環州進貢金國乘其無備醉而殺之
復立白廝波為王宋通監云韃靼有黑遣還國
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
取為妻國中不從白廝波忿怒叛歸黑韃靼以
此益強漸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
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偽主公而去夏人

服

反臣事之○七月壬戌太白經天十八日大軍
自和龍進直趨山後興國兵戰于灰河凡三日
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馳突衝擊國兵亂大軍
乘之主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軍迎戰
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
常不勝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
以百騎奔還上怒罷之大軍至屏口國兵又敗
○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
狐嶺上遣平章軍國獨吉毛吃荅同烏林荅將
兵以禦之相遇於野狐嶺下吃荅按兵不戰日

將夕令諸軍下寨大軍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
又調一軍轉出其後國兵腹背受敵大恐潰散
大軍逐之遂大敗死者蔽野塞川○十月大軍
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
顏七斤統兵數萬出城戰七斤又敗○十一月
己酉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
時南宋遣使余崱來賀正旦道不通而還聶希
古奏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為計
城內外亂甚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
一十八門隨方便自開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

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
相望翌早諫議俞昌世請避敵高者年曰事已
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後至豈容
我有駐足之所○初忠獻王罕之有志於都燕
回遼人宮闕於內外城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先
後各一門樓櫓城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殿
倉甲伏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及
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
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
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

止及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屬入南
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
凡市廬小民聽其奔避初七日遊騎至城下完
顏天驥遣中將金突通奔馳凡殺三千許人去
大興門望見煙塵漲天鼓聲震地遂急奔回是
晚大軍營於城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
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
渡運不及者投之於水拆近城民屋為薪納之
城中凡城市有儲蓄縱其搬運入于城內不許
閉完顏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曰不可二人

與聶希古建巷戰計十一日大軍攻南順門天
驥設拒馬于南柳街縱其入日已半黑以槊禦
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大
軍死傷甚衆退屯于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退
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守內駕自巡城勞軍十
四日大軍攻內東城以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
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邕
戰死二十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自城
上擊之敵稍失勢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
和且以公主為婚許之且曰婚待別日只是大

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疋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入主命議之於明堂殿翰林學士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曰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將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曰命人取通鑑以呈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金繒錦帛可耳翌早凡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出大軍大怒舉繒帛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勸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壘木於下復欲沃水為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灸於上且發礮木拒之夜遣百戶數十人劫大軍寨殺傷甚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紀年

東海郡侯下

重慶元年

時宋嘉定五年也

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

完顏及高陽帥遣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

顏及又遣人使于滕骨俾襲其國大軍覺不得

志亦欲請和乃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

高者年曰此不可忠獻王及翰離太子嘗以此

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爲之豈可復墮其計乃

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掠大將軍穆思

壬申

順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興與穆思順皆速
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路歸
賁興等追至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
開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會
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居道觀內外園苑百
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
見宏規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潢其別
將攻興化和建并永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
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婚且欲割宗
錦以北見歸聶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

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
三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其國相聞
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時地與公
主皆可有利復回已四月末○五月改元合祭
天地于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謚十七日
連雨凡二十餘日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葱茂
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宰及千戶屯等耕
墾廢田時山東路都運俞良裔河北路都運唐
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民皆呼萬歲○是年
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彌望狐兔

出沒盜賊從橫。莒溜灘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爲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簽兵，止爲敵餌，無益也。○九月二十七日，報至大軍自蒲興路取三韓，哨騎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爲計。烏陵用章與完顏律明白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主不能決。聶希古曰：遷避當早爲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何收拾。此非策也。當如去年

極力捍禦，俟其兵退然後別議。今中京形勢宏壯，尤可保守。自燕山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強勇，復修苑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滕骨已厚費金帛，昨叔良信歸，滕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以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撓。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翼日以用章爲樞密，使用章且請兼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大城。

用章希古曰不可大城汗漫凡七十餘里如何去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一亂大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容養力以候其至但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俟其勞苦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樓上乃以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乍進乍退一將自北門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

日午攻內城南甬道左三衙統軍李思安令發礮木牛鼻砲擊之死者甚衆初六日大軍發民間所疊木植竹蘆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梯塗硫黃破絮醮油間塞於所疊木之下初八日午大軍登木堆用衝車大鐵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大元帥遣兵於夾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者臭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劫其寨用章曰不可須是退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爲其所覺群起追逐開城納衆則

彼乘其間不納則無故棄三千人且損吾氣布
古喜曰樞密自艱難以來凡所說皆是社稷之
福也是晚大雪國兵皆寒十四日雪霽三大王
雄自潘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
軍甚喜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
城上用強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
鑿濶尺尾作尖柄似大錐錐磚上踏之以上李
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飛屍以下大
軍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拆絳霄殿
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二十五日大軍退范

臻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
大軍知我守五城兵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
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少遣
則適爲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
翠園黃興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夾擊曰復
攻城衆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四日大軍屯
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
漠以去

癸酉

至寧元年時宋嘉定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三
月遣中使云人於大軍所經殘蹂地分設魚肉

酒炙招魂奠醑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煙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爲恭乃令之祀神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此痛恨填臆有賴其泚文既頒行讀者泣下○七月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戰而敗主黜之○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爲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發燕京至紫金關執中開關延敵守關國兵上下千里聞大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上言大軍勢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于易州國兵

大敗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北賂故放入關執中聞之懼誅○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主意沮格軍賞衆共怨之執中目人心之憤欲廢主遂回軍以誅南平爲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爲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

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謂降之
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
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
遣皇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
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
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啟之執中引兵入
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遙呼曰
令我何往曰歸舊府耳王入後宮邀皇后俱出
后留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
執之併其后囚於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侍

李鑑成弑主於其府宣宗既即位降封爲東海
郡侯

國主爲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
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
曰蹈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蹈叔餘殃毒我
宗社骨肉疎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
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驛騷一空國主
繼之空惚日甚又懷宿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
力不逮心輕挑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
天不幸適丁其會矣初即位時命學士吳宗稷

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復遣手詔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化爲仇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迫不容固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勿行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復交鋒務行兼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營與湘東爲叔姪之仇營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爲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言愛王得詔泣下然勢已爲大軍所制不能自由

京城凡兩遭重圍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內外諸臣莫不惋惜悲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紇石烈執中召番漢群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爲豐王珣，乃世宗長孫，既親且賢，且



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譚哲馬見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爲帝。甲辰，即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爲真祐元年。降允濟爲東海郡侯，拜執中大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是時大軍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乞以糺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主，以其

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爲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卧內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盡收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拜高乞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於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是時太白經天。○是年宋遣使真德秀來賀登位，李璣來賀正旦。

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真祐二年

時宋嘉定七年也

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秦

州大敗而還○是時大國勢盛所將者降人楊伯遇乃蔚州吏劉伯林乃集寧縣射士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徃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爲兵上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徃徃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

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夜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緝畫地圖一冊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大軍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徃徃應之○三月復圍燕京京師乏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綉衣三千御

馬三千疋金銀珠玉等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爲質，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主鄉其國，遙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陁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大軍既破關，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加鎮國上將軍。燕京乏

糧，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於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字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國爲根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北山東之心，每視之爲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付囑於忠烈王，蓋以江南爲慮。及廢劉豫，以其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爲江南計也。謀既

不濟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之地皆已陷失魏魏帝都鄰爲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捍力勸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取之今捨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

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大原河北有成德中山有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豐此八處皆地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聞崇義葺理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今已隔絕盧龍諸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患爲人子孫以不墜宗

祀爲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憂，况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昇曰：中京便做不可遷，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爲還都計。議久之不決。○五月丁丑，太白經天。○十八日內，出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本土之思，盡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於秘書省，嗣王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提舉軍器完顏宗魯首議曰：盤庚遷亳不可

倣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鬪，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梁魏，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外人徒見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厭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爲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間，得勝勢則固，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於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爲雄強之國。臣以爲有中京，則有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

之意謂有人助中京不必遷動。聶希古中不能平。曰：諸公各思爲社稷計，勿懷己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秘書監兼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瘠，復近北地，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太遠，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歆曰：汴京爲四通八達之衢，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何仰耶？不若洛陽爲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聶希

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蕪。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止於因仍，又非所以爲帝王之宅。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宮孝迪以迫近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初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深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定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爲鑒，誰敢議此？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

力聶希古曰衆議紛紛惟白上以定都于汴衆
猶以宮孝迪之言爲然○是年遣使往宋督二
年歲幣宋臣真德秀請絕之使又再至宋迄不
予○時直院孫大鼎再入疏曰古今殊時事勢
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惟太宗命莊武太子之
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
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始謹終考其設施
大畧有三汴京既克不忽肆兵誘之使至始行
廢奪召其群從子弟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惟懼
顛木之有由藥將終爲國之害不思康王遁於

河北大軍旣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
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徑由山東以趨淮甸
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追於
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勢始可慮此其
一也宋旣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爲故區
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給於政化故先立張楚
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
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銳意取江南
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保江則河必
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

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請大
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兀室憂宋氏之再
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於復讎。韓世忠、吳
玠，則習知於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
深，勢難先屈。陰有以從，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
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
北界。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
民，有流寓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
發還。蓋懼南北交思，鼓扇生隙，務令斷絕。後患
永無此其三也。卽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

河南爲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於先志。蓋不都
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於河南、秦、洛，則
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規模既失，維有
經畫兩河，尤不失爲曹魏、元魏之時。聶希古讀
其疏於主前，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外
敵雖強，若力戰以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爲臂指
之用。是護胷襟以保心腹。此一說也。大臣侍從
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可憂，不如遷避，
以圖萬全。此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唯主意
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

斷決若今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太城此成擒耳復議遣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南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有此北軍已動那時莫道不

曾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大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大軍倘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且退待今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狐相携以過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於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恠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河南路統軍蒲撒七斤者亦奏

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琬、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上蹙額可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使其姪霍王從。彛者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主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儲糧豐足，復歸未晚。從。彛乞自督運，主不從。從。彛憂憤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秘書省蓬

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碼碯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辭陵寢，主躬祀顯聖宮，啟發神主聖像，酌爵後淚泣。翌日，令百_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女二千四百人，凡三衛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詔戶部領度支杜棐、內都知省余士侃、畿內都轉運李之才、護遮金帛以聶希古爲提舉，行宮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以完顏昌爲大興尹兼留守。○二十八日駕興昌送於南順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主令

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勳。卿父復死國難。宜竭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慟。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昌復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之。至涿州。趙何獻頓食。凡二十輿。上令分賜。○九月二十九日。至揚州。翌日至滄景。中山守鄭之邵來迎駕。○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邵空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完顏昌奏到。言大軍將動。遊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庶得中山之兵。可以叶力。詔大元帥完顏直出兵與

嵐代兵。戍飛狐口。蓋防燕山間道。趨河東也。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琚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遂幸大名府舍。久雨寒。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顏叔靖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侍御李虎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朝崇義正謝訖。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節皆有候頓。自此平達。

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
 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大行諸盜不
 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
 發回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竇
 耆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
 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耆年副之。即
 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謀言在
 順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
 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遂如
 所請施行。○駕留大名府。凡幾月。復自大名路

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治河船。凡四千艘。飲
 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及濟南岸。滑守帥官
 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遞報云。大軍聲言二十萬
 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勅河東諸軍。及河南州
 郡為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十一月朔。入
 宮。百官班駕。翌日。肆赦。仍降罪已詔。畧曰。云。一
 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矣。從朕方圖
 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劉伯林。李斌。楊安
 兒。王燕。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曾經征行。偶此失
 圖。遂迷故道。朕念先皇之興起。尚合南北于一

家胡為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讐於同軌倘使翻
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于龍朔所用多
宗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京其謀資南北之士
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
憑忠義云云建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于彛
制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於無人云云已
勅攸司精于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次日
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器如
舊制汴中吏民指車嘆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

歸在此耶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
余崇義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太保衛國公張
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加恩皆准赦文所降
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孫大昇及盧之憲二人
是夕草制罷大昇在玉堂有詩翌早舉似鴻臚
卿雍孝孫孝孫戲之曰聞有潤筆不到罰錢○
初忠獻王罕欲贊太宗都燕司天監郝世才本
遼臣也精於天文地理忠獻攻討每携以行所
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
難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

守成禍變必作。又太和末，有童謠曰：易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遲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矣。○大軍既歸，聞上遷汴，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和為款，我之計耳。八月，復引兵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主皆與之。冬，燕京亂，軍叛，與大軍共圍燕京。○是年八月，乙巳，太白復經天。○九月，太白晝見。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紀年

宣宗皇帝下

乙亥

貞祐三年

時宋嘉定八年也

大軍自去年圍燕京，是春

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大軍，不戰而潰。大

名之援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

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大軍戰。凡二日

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

間道歸汴。○先是主遷時，留太子及完顏昌守

燕。左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居庸關，有土豪

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
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生就令同完顏昌守
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
雖一意於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無時彼去此來
隨取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
不踰月陷之完顏昌自投于火福興竄歸于汴
隨亦被誅宋通鑑注云完顏福興自到死有戶部令史郭忠
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復
名其軍為花帽軍金國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
十有八年而失國○八月大軍自河東渡河攻

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
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主
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大軍至杏花營距
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關自
三門析津乘河水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
出主命平章政事晉昇為太師專守關輔然陝
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唯燕南雄霸數州乃
三關舊地塘梁深阻兵不能入朝中再遣將張
輔張進二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
十里

貞祐四年

時宋嘉定九年也

是時兩河既為戰爭所擾

山東群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金

之婦翁也章宗時殺人亡命為盜於太行有眾

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招

降之貸其死流於雄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為

副都統領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往

山東聚眾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

舟師所殺○有郝八者名儀以前據山東叛僭

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於開封

○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

眾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其時又有遼東安

撫使萬蕭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為帝

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

既破赤地千里人煙斷絕滿目蓬蒿燕京宮闕

雄麗為古今冠至是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

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

甕大者重數千兩宋通鑑注云俗鄙陋無君臣

金飾龍床足踏金杙子奢侈之主南遷後累遣使

求和雖未聽從而賂不輟久亦憐之元帥不可

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為王金之群臣

丁丑

文哥真臣也
知忠恥仙武仲
元之兵能細
易霸金之表
亡尚可少後歲
月何乃自壞
萬里長城

此字家殺去飛何奇

不從有願以死雪國耻者主亦為之感憤
興定元年時宋嘉定十年也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
仲元共聚兵扼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文哥者深
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
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於金曰汝既講和何故
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
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大谷監軍統三萬眾討之
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
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遙拜文哥自縊而死
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勒夾谷之

遷汴已是失計
與宋構怨則又失
計之甚矣

軍于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召回賜死其
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織珠堅
城而都之盡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
河北大名真定益都等路是時西夏舉國之兵
從其前驅哨騎往來直至許鄭主遣礼部侍郎
烏古孫孛吉詣織都堅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
萬里金國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日蹙遂有南
窺江漢之謀始構怨於宋兵端再起矣○是年
六月庚戌太白晝見癸酉太白經天○七月丙
子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十

二月鳳翔副都統完顏贊以步騎萬人侵南宋
四川通鳳池堡陷天水軍又攻白環堡破之又
迫黃牛堡攻大散關宋守將劉雄棄關走金人
據之

興定二年

時宋嘉定十一年也

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

叛歸南宋全郎李鐵槍也本漣水縣弓手太和
年間邊事方興是時已為宋戚拱所誘焚漣水
縣國中赦而用之至是復叛國兵圍宋皂郊
僅宋利州麻仲率忠義人攻金秦州永寧寨破
之焚其寨國兵攻宋隔茅關棚其東北夜半

宋兵來攻棚不勝宋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
潰二月國兵猶圍皂郊僅未去久之無援至
是陷之宋師死者五萬人陷宋湫池僅焚之

圍宋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宋均州守應
謙之棄城走丙辰白虹貫日

是時江上用

師糧儲自清河而上宋楚州鈐轄梁昭祖掩擊

金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師不勝糧舟為其

所焚三月宋師復取皂郊四月國將包長

壽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宋沔州都統劉昌祖

焚西和州又焚成州而遁攻宋大散關守將

王立道又攻黃牛堡為宋將吳政所敗 五月
 癸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 十月國兵攻宋安
 豐軍又攻黃口灘陝西人張羽叛投南宋
 興定三年時定嘉定三年也正月攻宋湫池堡守將石
 宣拒之又攻白環堡守將董昭拒之又攻成州
 宋將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關又攻隨州棗
 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又攻西和州守臣趙
 彥呐設伏待之國兵殲焉又攻安豐軍為宋將
 許俊所拒又攻河池及光化軍破鄆山縣進逼
 均州 陷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夷其城復攻

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棗陽
 軍宋制置趙方遣將扈再興救之 戊戌大白
 晝見 陷宋興元府又陷大安軍分攻洋州陷
 之 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石宣邀
 擊於險至是大敗偏將巴土魯安棄軍走為宋
 師所獲 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三萬分
 三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
 會于唐州 是時西夏以國兵不能應援已折
 而歸北益懷貳心始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
 宋利州路安撫丁焞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國兵猶自今春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宋制置
李玘遣將武師道陳李忠救之皆不能進 閏
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侵黃州之麻城自濠州
侵黃州之玉磧自盱眙侵滁州之全椒來安揚
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遊
騎至東采石揚林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
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齊州守臣王
贊降之 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
國兵攻鳳州之長橋其謀遂止

庚辰

興定四年時宋嘉定三年也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
因攻唐州不克而還遂攻宋樊城為趙方所拒
不得前西夏以書往宋議夾攻金師 八月宋
安丙遺西夏書定議 九月西夏引兵圍金鞏
促宋師來會克金來遠鎮維又克鹽川鎮進攻
定邊城國兵往救不利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
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攻城不克 宋師取金
海州 甲午太白晝見 國兵攻宋皂郊堡敗
都統董炳 國兵與宋師戰于鞏州城下宋程
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 十月信

邀西夏共攻秦州夏人不從 十二月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歸于金珪本金盱眙將也叛歸于宋至是復歸

興定五年時宋加定四年也二月國兵圍宋光州又攻

五關又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侵漢陽軍宋李

全棄泗州遁 三月宋扈再興攻金唐州不克

國兵陷宋黃州 庚寅長星見 甲午太白

晝見 國兵陷宋蘄州 四月國兵渡淮而北

宋李全追擊金師失利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

之 十月宋取金滄州 十一月宋安撫張琳

自以下皆是興定六年

年 壬午 辛未 有

關文

走 七月太尉衛國公烏陵用章薨穆日華除

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陝州顏

叔靖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 八月申午甲慧

出氏 九月壬戌慧再見 辛未太白晝見

是時大軍自去年救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

山南一帶僅寨皆陷 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

國強盛西夏與為敵國獨不被兵太和年間大

軍深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城隔水相見

面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絕連年結援

南宋夾攻秦鞏蓋有憾於金也至是大軍自回

癸未

鶻徃攻西夏西夏國亡

元光元年

時宋加定十六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官

吏各覃恩兩重閔陝以南經過兵戈去處重與

調恤三月張琳所部邢德復叛歸于宋九月

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副都統完顏大濟侵于

宋隨州棗陽軍不克

元光二年時宋加定十七年也三月國兵侵宋和州尋

引還太白晝見經天四月蔡州帥府報宋

人對境詔權樞密烏石論延心統紮軍一千備

之五月遣使往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

北

癸未

全不從全身長八尺手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

力少為群盜在山東聚集萬人能飛馬植槍深

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馬屈服

遂為夫妻蹂踐山東州郡暨其歸宋也青齊之

地幾半為宋有繼國中能拔之亦不能駕御也

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閏八月宋寧宗皇

帝崩太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是為理宗

明年改元寶慶九月太白經天十月帝崩

謚曰宣宗

宣宗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尤工于詩多招文

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竊自負遂傳義宗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其末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盡屬於敵驅連年太白經天災異數至蚩尤旗見咸應其妖矣在位十有一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紀年

義宗皇帝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論談不輟才藻富贍好為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帝崩太子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群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申三年之制○十二月葬宣帝于永固陵虞主返主迎

乙酉

泣過悲侍臣烏石論兀古寬譬之上曰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茲永訣情何能已
正大元年時宋理宗寶慶元年也正月降德音于河南關陝山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蠲除其有願備行伍為國馳驅者當加旌異○三月詔以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為可念所在州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詔郡公卿士有使人益國者具狀以聞○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兼戶部侍郎完顏住往議不稱旨詔免住官

丙戌

正大二年時宋寶慶二年也正月天使復來請和且

策之善

索金銀繒帛歲賂主遣尚書右丞完顏麻因出為往使辭曰和不可恃不若嚴備邊面召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猶可為國萬一狃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不脩大軍倏至宗廟社稷實為可憂主以為辭難亦免官別遣戶部侍郎韓鐵住往使饋遺不貲○是時群盜縱橫干戈充斥括馬徵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厥直頓低金始困矣

丁亥

正大三年時宋寶慶三年也

正大四年時宋紹定元年也

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械仍可密計軍馬芻糧之數○四月孫大昇除吏部尚書權叅知政事完顏用安除戶部侍郎開行省于山東○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幾盡而鳳翔最後下國兵于是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折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總率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

此元成吉思皇帝
之道也

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敵冰率以為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小關口三十六處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正大五年時宋紹定二年也是年大軍屯駐陝西臨洮德順鎮戎等州皆陷○大行遺詔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勢險狹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搗汴京金人止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以來唐鄧唐鄧去

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能戰縱使能戰強弱衆寡亦莫之敵宋與金世讐聞欲滅金必喜借我路既至汴京金主出降則使之為西京留守不然殺之○三月大軍北歸留兵圍慶陽主遣總統統石烈牙吾答曰留臨淄郡主張貴恒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兀連等將兵數萬救慶陽大軍失利

正大六年時宋紹定三年也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完顏仲德統兵三萬人至仲德名胡斜虎其先合懶路人也去春大軍叩關仲德與前帥

奧屯兀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越關而東殺守者數百金軍尋復奪之至春移知鞏昌兼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萬至是提孤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師○山東行省充王用安蔡息陳賴路都統烏古論鎬皆以援兵至○九月大軍攻衛州遣平章完顏合達領高樊諸將救衛州連戰數十日大軍失利○是年八月太白經天○十一月太白晝見

正大七年時宋紹定四年也正月大軍在慶陽衛州既皆失利不勝其忿親領精銳四十餘萬直攻

潼關數日克之。選四萬人刊石伐木鑿商於之山。斡腹入藍關之內。為合達所敗。喪萬餘人。及馬數萬匹。大軍渡河不能入。關不可遂。自山東通好南宋。欲假淮東以趨河南。南宋依違不報。大軍乃用力于西夏。數年滅之。夏人有獻策者。令其自蜀道由金洋出襄漢。以入唐鄧。時宋鄭堧為四川制置。無以過之。自利順流奔至果阨。間適大行遺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好為名。覘宋蜀道制置。桂如淵中其計。延而納之。是冬舉國大兵并至。前鋒破西和。犯興元。道金洋趨

房襄而一。項軍馬疾趨潼關。國中遂遣乙辣副樞抽防河之兵禦之。於均州連戰數月。國兵屢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約南宋夾攻陳瓘。為襄帥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夜。國兵僵仆。大軍益張。又報潼關有大軍突入。方此皇惑而徐州防河兵少。大軍有徑渡者。國兵洵懼。遂不能軍。敗績。樞密使移剌蒲九出降。諸將如合達、高英、楊兀連、樊澤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別軍自山東至下邳。入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會于陽霍。潼關皆失守。

天興元年是春改元開興夏改元時大軍盡至
天興宋紹定五年也
 合圍汴京國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
 向熱將還師於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為質
 而東海郡侯之女小四公主元為皇后者索其
 一位骨肉以北所予金帛無數國中雖暫退敵
 師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宋師瞰其南紅巾擾
 其東矣○春二月太白經天○春天使復至命
 主黜尊號拜詔稱臣去冠冕剔髮為西京留
 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王餌飛虎軍
 三百人為變大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洛陳許

陰或呈朝或陰

嵩隱商鞅皆陷驅其壯士攻汴主親率護衛軍
 五千人突圍而出與大軍戰主獲勝左丞相完
 顏白撒奏請過河取衛州截其歸路主允之比
 至衛州大軍雲集主急回被其追及元帥賀都
 喜死之

一云主自渡汴圍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
 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嵩山深
 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他屯結之處甚
 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
 主乃詔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

方渡衛水大軍壅至不及斷橋主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屬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歸敗諸軍從者二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妃公主皇兄荆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之物以獻自稱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授之加河南行省權皇帝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中白撒內族人奉御出身首勸北征者衛州之敗亦

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食而死

天興二年

時宋紹定六年也

正月以蒲察官奴參知

政事統石烈小鍾兒為總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移刺為忠孝軍都統升摠帥既參政與小鍾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刃官奴小鍾兒走為衆軍射死○三月白都尉反主登門諭其軍曰爾等既自拔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六月歸德糧絕上遂自毫趨蔡時山東行省充王用安請幸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已幸蔡不從

蔡近仇方不可迂

○六月戊戌遷蔡蔡之父老千餘羅拜于道伏地呼萬歲見主儀衛蕭條無不涕泣主亦歔歔者久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壬寅山東行省完王用安和國主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茨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畧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盞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主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及復本無旨輔志此必恭議張介等議之然其業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御史蒲鮮世達四面

策之負大海北
迎中京或可延其
時日

元帥把撒合及其家自拔來歸○七月癸卯朔
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北顧之憂
人亦告勞爰啟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州
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抗敵出于衆力
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迎之禮人以至
于垂泣朕亦為之動懷宜沾恩私曲加慰浼自
天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內及
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並行釋免官吏軍民各
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應辦者遷一
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並免

差稅自來拋欠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
連年兵飢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
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毫邑之遷時邁其邦尚
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体予至懷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九月九日庚戌國主拜天于節度使
之廳詔軍民提控以上陪從禮成面諭旨曰國
家開創以來務廣恩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
等或榮紹世封或秀拔民伍被堅執銳積有歲
時于此艱危與朕同患可為忠矣今聞敵人將
至正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事

不失為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從叛逆者
不猶愈乎况汝等立功常恐不為朝廷所知今
日臨敵朕所親見汝等其勉之既而各賜卮酒
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數百突至門外
甲兵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胄而出者大
軍奔潰生擒一人獲馬數匹而還○初十日大
軍數百騎復駐城東遣通事人大呼曰城中早
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國主登城遣忠孝
軍元帥蔡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鑿城
為渡汝水卒至大軍所左右交射大軍遂潰別
出數十騎躡其後生擒二人以歸自是不復薄
城分築長壘為持久計

言事者皆謂大軍圍築城壘乘其工役未竟
人馬遠疲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
濠浚壘高則無及矣朝議軍士初集心有未
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已
國主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是年宋遣使鄒
伸之至草地約夾攻云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
前此寧宗常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
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順天

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前好所以伸之等
前來大朝許之國主聞宋使從唐州回驚悸
無人色十月大軍壕壘成耀兵于城下旗幟
蔽天城中駭惧及暮焚四關夷其墻而退之
初十日城中飢民萬餘訴于有司求出有司難
之民大呼于道國主聞遣近侍官分監四門
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之奉
御內族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
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大軍尋止
之十二日以飢民給官船十餘艘聽民于城

并

壕內採菱芡芥草民爭趨之數日而盡至鏟莎
草根櫛絞泥并牛馬骨以療飢自是殍者日多
人至相食○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海東陽
帥孟拱以兵萬人助大軍耀于城南且以箭射
書入城中招諭軍民右丞仲德得之投諸水中
宋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且置榷場
于城南更相貿易大軍賴之益修攻具斷木之
聲聞于城中城中大恐往竊議投降右丞仲
德聞之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感
奮始有固志十二月初四日大軍以攻具傳

城有司盡籍民力丁助軍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處斬隣人狡罪不足則括婦人之壯徒假男子之衣冠往來搬運木石國主親出巡撫每遇軍民必叮嚀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上閤門使王大濟權左右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國主親嘗慮有司減薄人有被創者駐馬近親傳藥軍民感泣人百其勇初九日大軍攻外城克之宿州副總帥高利哥以戰歿砲軍元帥王銳因巡護南城率十餘人出降十四日權奏政婁室選精銳五百啣枚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膏

油其上將燒敵寨及砲具大軍覺知先于隱處伏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國兵欲走中創者甚衆婁室中其口墮二齒流血昏憤翌日乃蘇○十六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砲焚城樓因奪取欄馬牆大軍數千坎墉先登官軍尋復得之手刃相持內外殺傷甚衆初大軍併攻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北鳳子樓弊且微有稜角可攻克焉○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城中前期築柵浚壕為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但於城上

立柵自蔽南北相拒。○十九日國主悉出御用
 器皿賞軍士復括民衣襖以賜將士謂以軟纏
 ○二十二日國主微服領馬軍百步軍千夜出
 東城將遁及柵不戰而還
 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改元也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正
 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
 已○初九日大軍鑿西城為門五整軍以入金
 兵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初十日摘
 三面精銳軍備西城未明大軍果復來方大戰
 南面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知城必破乃詔

大臣遜位於東面摠帥丞麟西向固讓金主自
 持符璽授之丞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國主曰朕
 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鞍馬城
 陷之後馳突尤難顧卿平昔以趨疾聞且有將
 畧可稱萬一得免使祚胤不絕此朕之志也目
 起授符璽丞麟惶恐跪受主乃退宣徽使溫敦
 僉東上閣門使事僕散斜不失引後主陞正座
 後主猶被甲胄立受百官拜唯忠孝單元帥八
 此有戰死而已安更禮成咸出迎大軍則南城
 事一君乎竟以戰歿禮成咸出迎大軍則南城
 之牌已有宋帥旗幟後主分命諸將帥禦大軍

俄而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守者開門縱大
軍進金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金主既傳
位後即閉閣自縊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
泣曰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畚復舊
業有志不能就可哀而已吾欲謚之曰哀何如
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宿州有借位者謚曰
莊故官僑于宋者私
謚曰閔或謂哀不足以盡謚天下士失皆酌酒
以義宗謚蓋取左氏君死社稷國義之義未終大軍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軍少卻尋四
面併至城遂陷後主為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總帥丞麟之後即閉閣自縊少

頃權點檢完顏斜烈竟之矯制召丞御石蓋
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規赴
義宗前斜烈曉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
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
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
皆走獨絳山留為大軍所執問之為誰絳山
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
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
曰若狂者耶汝之命不能保能瘞而君骨耶
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

弗終身死。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同共耶。
吾逆知以情告汝。汝死不違吾。故留。然既瘞
骨後。汝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
言白。僞盜僞盜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
乃入。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傍。絳
山再泝。號哭將赴水。軍士救之得免。○初。義
帝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畫。殊有闔
志。後城陷。始以憂沮。間出。嘗謂近侍臣曰。我
為金紫十年。皇太子授為金
紫。光祿大夫。太子十年。皇帝
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

項
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
為亡國。此其所以為恨也。又云。自古無不亡
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執。或獻俘宗廟。
或~~趨~~辱階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邊地。朕皆
不為也。汝等觀之。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
昔素定云。○是日。日大赤。無光。景索間。兩血
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
時。自愛王階。釁太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
崎嶇汴京之遷。已同涸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

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寸兵尺
鐵。不挑募於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於宮闕。一
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稍歸之。謂之非守
文之令主。不可。然區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
方張之師。而道喪時窮。則亦有付之末如之何
而已。

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國。始於
甲午。終於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開國功臣傳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
翰金史名宗改名宗維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劾間乃
 武元伯父也父即阿盧里移賚孛極烈後雖貴
 襲其官加於見授官銜之上姿貌雄傑能被甲
 周貫馬腹驍捷如風輪劔入敵人莫敢當幼時
 嬉戲為部伍擊刺之法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
 特嚴酷殘忍沉鷲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



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初起時，纔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兀室婁宿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勅，不若以死拒之。粘罕奮鐵撾而前，諸酋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城古白霄也。其後遼祚竟亡，多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許。是年以罕為左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為

元帥府，仍用罕為左副元帥，斡離不之南下也。取和而還，及再征宋京，諸將猶以為難。獨罕銳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帝而去。罕功居最初。金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守禦以為難破。先欲講和，數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日，遣八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初元七月，彗星見，其芒亘數尺，自北拂帝座。并侵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為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令。至於命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

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既離掌
握慶裔不免於誅而罕亦憤恚以死後謚曰忠
獻詔立廟大興祀以天子禮樂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頤刺淑之孫於武元為從堂
弟也胡目多髯雄傑有謀畧少時射命中能越
長塹初起兵時骨捨以為必勝其後寧江渤海
之捷秘計居多骨捨與粘罕至相驩而骨捨才
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為
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

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二人不行骨捨
剛毅忍殺粘罕兄事骨捨而甚重之與幹離不
不相下天會初封鎬國王

幹離不

金史名宗望

幹離不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作
二太子為人眇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
其為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為菩薩太子天會
三年幹離不率衆南征破檀薊等州至玉田縣
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夜分渡河國兵亦懼
幹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

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
五千萬兩絹絲各一百萬疋及割中山太原河
間三鎮而退師天會三年誅常勝軍三千人常
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翰離不乃
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為名問常勝軍曰天祚
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
待我尤厚翰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皇待
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
我無用爾等於是皆皇悚而退既行遂遣四千
騎以搜檢器械為名於松亭關皆殺之又遣人

於令徽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姓完顏拘之
泊定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受粘罕教使也天
會四年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翰離不先擁兵
抵劉家寺粘罕繼到環城列柵分地為攻拔之
計破城時軍中屢歆血洗數次登門望城中有
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止遂止然主洗城者粘
罕與劉監軍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閏十一
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共以太祖之命
逼張邦昌即位是時歸_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
山後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之許因

黃旗兵
將在空中

打毬中暑而死後謚曰忠武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封究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櫛於瘰孟遮道而獻櫛於木名有文縷可愛多用為梳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令窪敦辣駭云敲殺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旁欲令宵

秀疑分二字

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真百姓幸喜故敢奉此為壽無他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群遊以冒法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熙宗朝為太傅領尚書省事郎君吳天謀反路虎連坐被誅

兀术

兀术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

智略不及粘罕而忠誠遠過之

呼作四太子也與其弟邢王阿骨保同母兀朮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甚異之為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眾憚之天會五年兀朮與兄窩里溫宋眾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兀朮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攻既而粘罕知未可圖果如兀朮所言遂已七年為右監軍請於粘罕乞提兵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陷宋帝航海兀朮回至鎮江宋將韓世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兀朮不得渡刑白

馬殺婦人自刃其頭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大戰勝之以輕騎絕江而回江北屯於六合時左監軍註其無功欲再侵江南兀朮辭之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于宋兀朮時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銳意敗盟舉兵南征後敗於順昌敗於鄆城敗於柘臯乃始媾和而南北無事矣兀朮臨終以堅守和好為說後賜謚曰忠烈

銀朮

銀朮一名銀朱武元第三從弟也在部落中以

勇悍知名刺虎搏熊輩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集諸部共舉驍勇者充千人長衆推銀朮割移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陷其州自後連年軍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役兵勢甚盛衆皆懷懼又盛寒雪深尺餘銀朮先鋒接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歷武元世屢戰有功至世宗天會六年銀朮為萬戶粘罕諸道進師令銀朮等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於鄧宋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甚備至是攻陷其城汲死焉鄧州既破

遂併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為咸寧都統封

澤國王

兀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疎族於屬為子也武元起兵時兀室同為謀主為人深密多智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國為先鋒徑進入新川州鄧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割城于宋使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復云二十萬元室曰此一

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倘有難色，不如且畫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有背盟意。天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南，遇兀室軍，戰于奄遏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兀室遣婁室敦董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擒天祚，其後余覩謀反，兀室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余覩事覺，伏誅兀室，嘗副粘罕用事，雖

為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吳矢之反，諸王連坐，兀室時為右丞相，建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悉擒殺之。撻懶亦誅死。兀室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其知數深，切忌之。初，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未幾七月，宋兗魯虞滕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大史以告，宇文弇文語之，兀室不以為怪。是月果同。蕭慶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畧曰：「希尹心在無君，言不近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誅。

慶曰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伏厥辜
賴天之靈誅于兩觀兀室第三子撻撻勁勇
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
撻撻承詔召入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
會元夕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蒸焉兀室在闕
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撻撻懼法而驚遂
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蒲
路虎來後旬日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
年兀室亦被誅

婁室

元夕為金
國放偷之
期

興

婁室一名婁宿女真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
初興選族帳之壯武者婁室與焉室為人倜儻
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盛如此因時建儀
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怨軍亦叛
蕭幹奔豎巫閭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
元攻燕室為前鋒遼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室等
已登城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罕遣室征陝
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能渡遂潛由上
流韓城縣一夕履水而過直攻長安進攻秦鳳
為宋將張嚴所敗既而室至鳳翔界伏兵五里

坡擊殺嚴時宋師至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土
藉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
師鐵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為陝西
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郃王

捷懶

捷懶一名捷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為人驍勇
無賴少時暴橫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
雋爽太子兩圍宋京懶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
左監軍馬曠屯軍北京懶攻敗之七年兀朮侵
江南懶屯濱州以守山東八年自濰州引衆侵淮

東援兀朮宋將張俊以懶善兵其鋒不可當徒
手搏虎并亡無益懶急攻楚州陷之又引衆攻
泰州水寨張敵萬為敵萬所敗其壻萬不刺被
擒九年居祈州請於粘罕乞割齊國滄洲益場
不從十二年齊國乞兵懶權右副元帥提兵以
應之天眷二年為都元帥割河南歸于宋懶主
議欲以廢齊也齊既廢謀再征宋既而郎君吳
天謀及事連懶伏誅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
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後為平章

撒离曷

撒离曷女真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真起兵時以宗族近親為將相离曷晚後特以驍勇知見於粘罕再圍宋京時离曷為萬戶婁室征陝西离曷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攻邠州宋將曲端拒之至白店原據高原而陣望黑峯之敗懼而泣十年與齊國合兵屯于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入洵陽界宋將邵龍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戶李董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升遂攻祖溪関陷興元糧盡而反十二年復領兵攻

宋仙人関為吳玠所敗乃退師天眷元年遷左監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破永興軍陷鳳翔府陝右大恐既而玠合李重戰敗中傷退屯武功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吳矢反諸王以次誅死离曷亦被誅

窩里曷

窩里曷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誤呼作三太子也太宗朝封冀王天會五年斡离不死代為右副元帥是冬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

州會宋信王榛遣馬廣會兵而來里溫報粘罕
共為之備宋師至北京之清平里溫撻懶復攻
敗之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其
請惟里溫請行於是代粘罕為左副元帥與劉
麟劉猗等自淮陽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陷楚
州進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皇帝疾
遂回師熙宗即位封冀國王正除左副元帥窩
里溫自燕山入見卒於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
名非帝王之號改其名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
懿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糲熟女真乃居遼地俗呼
熟女真如陝西熟番之類也女真姓烏陵最微
賤小名措廬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擄人洛
陽進士吳轟蘇問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初起
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擄之遂以其弟石窟馬
之乳母妻之命為都提點都提點乃北人貴家
奴僕之稱也至是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
母之故請于皇帝後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
院白身差權大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

慮善於周身女真之中素稱辯慧小術淺美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於初元換授寧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思謀又此人常充奉使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為統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正授雄州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兀朮渡江常為先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

城破兀朮自江黃間南渡令常竟趨衢信以為援兵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于高橋俊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為萬戶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為宋吳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於兀朮兀朮首尾陝西凡數年常必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洲龍渦下寨拒城三十里宋劉錡千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朮既敗以常守穎昌府方兀朮未南征之先常為濬州守一日與其叛官宮茵論南北兵戰

之事。茵曰：此非南之所能敵，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彼強，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至順昌之敗，其言果驗。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虛中為帥，奪兵伐南。事覺，詔繫獄。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諧謔，諸貴族大臣久不平之。乃鍛鍊所藏圖書為友，具虛中嘆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喻如高待制、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友邪？有司承風旨，并寘

士談極刑人至今寃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為翰林學士松年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閑堂自號蕭閑老人薨謚文簡

蔡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天德二年進士擢第歷澄州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鍾彝器無慮千

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為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為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錄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傳于世

高士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為翰林真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荏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間，遊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豫與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薺堂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為

穎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于宋，自號三任老人。

郝侯

郝侯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子居簡亦有詩名，居中樞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甚工，號虛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

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
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
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
至翰林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
遼人掠中原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
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為奴婢輸
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一
切免為民間閭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役
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年臺寺不為理
又訴於晏晏上章畧云天子作民父母胥吏弄

法舞文沙門既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奏
宰相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曰前
日車駕幸遼東閭山寺僧曾供從官一宿之具
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三
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我邪即日免之
明昌初為禮部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童
科皆自晏發之出為沁南軍節度使力辭改昭
毅軍節度使子仲畧仕至山東路按察使

王寂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

朝以文章政事顯終於中都路轉運使卒謚文肅有拙軒集北廷錄傳於世

劉昂

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聲場屋其律賦皆自成一家輕便巧麗差有捷法早年得仕省掾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贈灸人口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其後流落昂賜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

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畝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窻昨夜瀟瀟雨紅日花梢入夢無秦娥為之泣下章宗朝自國子司業遷左司郎中以言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

楊雲翼

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宣宗頻歲南伐事勢有決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言雲翼獨極諫以為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兵而取償于宋以天下為度者不如是也是

按歸潛志雲翼
集古今治術分類
考君臣政要

後再出兵時全軍幾為宋所覆宣宗悔悟責主
兵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耶大定末拜吏
部尚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
年終于翰林學士謚文獻

史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為
名進士歷赤縣及幕官入為監察御史遷治書
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為所絿謫靜難軍節度
副使大安初召為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
郎復坐鑄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尚理性之學屏
山學佛自肅發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尤
善用事古賦亦竒峭有詩集號澹軒遺藁云

蕭貢

貢字真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涇州
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
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
當上心興陵嘉歎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
獄吾不憂矣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
辨以伸冤抑詔從之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
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悅凡貢所平反

致貢兩著者有文集
十卷五聲姓譜五卷

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尚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使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謚文簡。有注史記百卷、公論等文于世。

李適

適字平甫，棗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為大興幕官。時虎_武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適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勢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為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

胡沙荒

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號寄菴先生。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而輩慎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子如此。適工畫山水，龍虎亦入妙品。皆得先輩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收粧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句也。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三年進士為寧邊令
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考論文義相得甚歡故
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
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鬣羈管豐州
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
投井中詩文最工隆道安中元日題云山岡重
復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
又從馬上得新年

梁持勝

持勝字經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質直尚義有

古人風仕至保大軍節度使有諫臣宗田獵表
傳於世泰和六年持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
辭亦中選貞祐初由太學博士為咸平治中宗
室承裕辟為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脅
持勝作文移持勝不從大罵即日遇害時年三
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
先慘客舍無人鳥亦悲人以為憾云

馮璧

璧字叔獻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
為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鞠大獄其時權貴如

歸德知府宿州總帥聲勢焰焰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璧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重名不畏強禦興定末以同知集慶節度使事致仕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為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趨花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來非一拍霓裳中節亦區區諸詩文行于世者最多北渡還鄉里七十九終

韓玉

玉字溫甫其先相人其後北遷為漁陽人明昌

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一日應制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帥司檄玉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藉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冒買馬七百寶鷄理沒官鐵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五萬兵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

者忌其功。驛奏王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王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而王恃其軍為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既正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而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其後京兆統軍以謀反誅公直，并及于王。王赴官道出華州，被囚死於郡學。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釋褐。鄜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群小獻諂，為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若虛。若虛外為遜辭，而實欲以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登太山，憇於黃峴峯之萃美亭，談笑而化。若虛少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厓岸，滑稽多智，而以雅

重自持誠所謂一時名流矣

麻九疇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章宗大奇之弱冠任大學有聲場屋間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興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三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疇可試管戒乃賜及第授大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九疇天資野逸高蹇自便壬辰歲遇

亂卒

高庭玉

思州集作恩

復興歸潛志作福興

建子祀當作建

庭玉字獻臣思州人大定末進士章宗衛王朝甚有時名為人豪傑尚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貞祐初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與知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都城受圍使驛阻絕復興為安撫副使懼庭玉謀已乃以造逆訊之庭玉就建龐才卿雷希顏王士衡等敬之皆被羅織幾有一網之禍比赦至庭玉瘦死

張萬公

元裕之有壽國
張文貞公神卷
碑序其生平最
詳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
有惠政人為立祠入為右司員外郎太師淄王
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遷御史中丞以言事
忤旨除彰國軍節度使召為大興尹拜叅知政
事以母老丐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艱
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為相知大躰有敦
龐耆艾之目既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
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薨謚文貞配享
章宗廟庭

董師中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洛州皇統九年進士
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太和初妃李氏方寵
幸兄喜兒為宣徽使有楊國忠之權時有田庭
方者上書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章宗覽之顧
謂怙寵者誰時喜兒侍立師中倒笏指之曰謂
李喜兒輩章宗領之師中嘗言作相不難但一
心正兩眼明定足矣少喜誣諧及在相位未嘗
廢談笑然不害為名相俄致仕賜京師薨

胥鼎

鼎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叅知政

華中州集作華

中州集是封英國公

事宣宗朝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
為平陽節度移知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
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華國公行
臺関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温國公致政
進封英行臺衛州薨於位昂在長安日有乞致
政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為之時表裏山河
豈愚臣病養之地其為國一念可知也

張行中

中州集莒州日照人

行中字信甫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紹王朝虎
賊已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

上子紀考作下

反及弒逆自為太師尚書令澤王行中時為禮
部尚書人謂必為所殺甚危之一日虎_下禮部
鑄鑑寶國行中持不可虎雖怒竟不敢殺也宣
宗即位授叅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人莫
敢仰視惟行中與之抗論朝廷稱為

路仲顥

仲顥字伯達莒州人其母有賢行教仲顥讀書
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軍節度使雲朔
用兵仲顥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
仲顥死章宗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

非吾夫意復上之有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
上田二千畝有奇故相馬琪時判州事聞于朝
賜號成德夫人

耶律履

履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學通易太玄至於陰
陽歷數無不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路索
為耻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掾章宗朝遷薊州刺
史入翰林為修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尚書特
賜進士第俄預淄王定策功拜叅知政事明昌
元年進右丞薨謚文獻

耶律金史作移刺

路字祀勞作露
露索猶今之入場
搜檢也

亦著有忘言居
士集

王子可

予可字南雲遼西吉州人父本軍校南雲亦嘗
隸籍年三十大病後忽發狂能把筆作詩文及
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遇文士則稱大
成將軍於佛前則諦摩龍什於道則騶天玄俊
於貴游則威錦堂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亦奇
古戴青葛巾頂後垂雙帶狀若牛耳一金縷環
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指為翠鬘衣長
不能掩脛故時人以有哨腿王目之落魄嗜酒每
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

中州集歸漢志
載其待身自甚
多

屍穢在傍，蛆虫狼籍不恤也。人或問其故事，其
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無。有烹茶詩云：簾捲
綠陰花外月，玉山水雪醉扶翁。凌霄花云：啼鳥
倒啣金羽舞，驚蛇斜傍玉簾飛。張伯玉與父游
最狎，壬辰兵亂為順天軍將領，所得知其名，竊
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南雲明日見
將領自言云：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越三日
卒，後有見之淮上者。

李獻甫

獻甫字欽用，遼西人。博通書傳，於左氏及地理

之學為精，為人幹局。時人以精神滿腹目之。歷咸
陽簿行臺掾，屬正大初。夏人請和，馮子駿往議
欽用預行。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欽用曰：夏
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為兄
弟之國，使兄而輸幣，寧有據耶？曰：兄弟且不論
宋曾與吾家二十五萬疋典故，且在君獨不知
耶。金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欽用作色曰：使
者尚忍之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
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倘如宋舊本
朝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使者語塞，和議乃定。

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尋辟長安令入
為尚書省掾壬辰用兵奏克行六部員外郎守
備之策時相賴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使義宗
東巡死於蔡州之難

党懷英

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在孕時母夢道士吳筠來
托宿及懷英生儀觀秀整如神仙少穎悟日授
千餘言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箏瓢屢空晏如
也大定十年進士甲科調成陽軍事判官累官
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終是夕

有大星殞於所居之堂眾驚視之而公已逝矣
謚文獻禮部趙公秉文作墓誌云公之文似歐
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
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趙秉文

秉文字周臣滄陽人少穎悟讀書如風成
大定中進士應奉翰林文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
罷室^宗寇穎守貞可大用又言獄訟征伐國之
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為可大臣以為不可而可
行者坐議訕免官起為同知岢嵐州轉北京路

西著易叢說十卷中
說一卷刪集論五解各十
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要略
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高華略
擇一卷列子補注一卷資暇錄
十五卷滄中集前後三十卷

轉運度支判官章宗嘉其敢言太和二年改戶部主事翰林修撰兼侍講學士轉侍讀興定中拜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開興中薨

周昂

昂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年二十一擢第釋褐歷南和令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宣叔以言被斥昂送以詩坐榜訕停職後仕至沁南軍節度同知大軍至城陷昂與其子嗣明同死於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

楚國張邦昌錄

邦昌字時彥魏州冠氏人也少登進士第歷任滄州教授改國子書庫正字通判曹州至宣和元年累遷至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啓邊釁邦昌無所可否於其間時論罪之宋徽宗既內禪至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師既破京城勒令別立異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責金帥回牒云若果舉張邦昌仰文

武百官僧道軍民各親書押字曰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獨狀論列以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愿乞押赴軍前衆人署名舉邦昌靖康二年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令聽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掇送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免禍先是正月十五日太宰張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是金帥告報城中欲遣邦昌入城御史臺

檢準故例率文武百官迓于南薰門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又數萬人范瓊汪長源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將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敦請即皇帝位猶豫未決緣軍前先有指揮故也邦昌與百官相見慟哭盡哀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直宿續增作十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員祇應三衙亦同宿直金帥令勸進于尚書省邦昌卧病不食者四日故有諸公掇送之言次日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

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來促
勸進取推戴狀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
以推戴狀申欲以初七行冊命之禮邦昌誓自
裁或言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一城耶遂
止初六日閤門制儀榜擇次日即皇帝位是日
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
奴焚所居謀赴儀于金水門外統制官吳革為
首被誅初七日早百官僧道會於尚書省奉冊
寶入門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為昏憤欲仆立
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西闕下馬

入幕次復慟有金國曾太師以下五十人持御
衣紅繖來設于幕次邦昌出次步至御街禱位
望金國拜舞跪受冊寶冊文其略曰失德者亡
天命實假于我手當仁不讓曆數乃在於爾躬
咨爾張邦昌云云可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
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帥揖邦昌上馬出百
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
文德殿前進輦却弗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
置一椅坐文武合班賀傳指揮云本為生靈非
敢竊位其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時雍權領

據呂伯恭所撰東
萊公家傳謂邦昌
不自僭稱故元及勸
進原王三舉皆自
好問遂之

尚書省吳玠莫儔皆權樞密院呂好問門下侍郎徐秉哲中書侍郎范瓊以斬吳革功陞正任觀察除殿帥大抵往來議事者玠儔也逼遂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制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先是金帥送邦昌入城時邦昌堅不肯立久之百官有進言於邦昌曰相公且權他日相公為伊呂為王莽皆在相公處之邦昌乃勉強從之曰某以九族保此一城人方邦昌冊立時百官對金帥皆慘怛邦昌亦色喪惟玠儔輩欣然若有所得十二日邦昌手詔曰近迫大金

之威俾救期民於兵火諸公橫見推迫不容於自裁近覽文牒狀牒至有以聖旨稱之夫聖孔子不居則予一人其何敢為應今後有自內傳出者為中旨有面得者為面旨出四方者為宣旨邦昌每日於迎陽門上罷去閣門儀制設常禮畢與執政待從以上對坐議事語則稱名字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等曰伶官往日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家金人如蕭慶耶律廣王芮高尚書曹少監等邦昌向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階下邦昌辭

讓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
乃昔日南朝天子也十四日金帥以邦昌之請
罷括金銀邦昌往謝金帥議七事迎接殿下相
揖以升致賓主禮酒三行二十八日金帥回師
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
率百官士庶北望慟哭謂二帝北遷也二十九
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
帥及午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迎宋元
祐皇后垂簾四月初十日邦昌避位邦昌僭位
首尾三十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

群臣稱_予不稱朕旨稱面旨由內降只曰中旨
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於禁中
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大抵每不敢有
僭意逼迫金國之命耳其後死於潭州方邦昌
抵貶所寓居潭州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
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宋帝賜死詔
徘徊退避執事者迫之登樓邦昌仰首忽覩平
楚二字長嘆就縊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齊國劉豫錄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
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群縣召除殿中侍御
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盃紫紗衣及是言者
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徽宗赦勿問未幾累
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
制送吏部與羌遣遂出為兩浙察訪抵真州喪
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高宗幸揚州樞密使
張懋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

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繁。不許。謁見。豫懷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金師侵山東。豫遣子出戰。金兵圍之。數匝。令郡倅張東往。援金兵解去。遣人啗豫以利。俾令投降。豫與東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因出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又以賂啗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反。晤屠之。

天會年間。濟南有漁得鱸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夏。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於是齊魯之間。僉附會為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齎重寶陰賂粘罕。左右求贊立。粘罕遂注意於豫。豫詭辭乞立張孝純。金主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衆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陝。越次應之。曰。願立豫。其議遂決。是月戊申。金主遣西京雲中府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韓昉。備禮以璽紱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

世修子禮永貞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豫遂
僭立於大名以李孝揚權左丞張東權右丞兼
吏侍以子麟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前太原尹
張孝純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為大名留守王
夔為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汴京為西
京以歸德為南京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
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
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
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
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時金師南侵

回俾李鄴李侁李儔鄭億年臣于豫豫除儔御
史億年工部侍郎冬遣孝純奉冊寶冊母翟氏
為皇太后妻錢氏為皇后民間房縉以十分為
率五厘納官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
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為天下更新乃者即
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
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
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
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李鄴留守東平李儔知單州李侁陽穀令

馮長寧請立什一税法除戶部侍郎是年依倣
 金國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雙
 丁籍一為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效用
 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布民亦各籍為伍軍單丁
 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衣
 甲錢糧等費凡三年一替惟效用正軍官破請
 給時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
 宋何負於爾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
 大利害乞見豫既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
 南不然結好西夏為援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

與生靈為害不細細斬首號令

阜昌二年麟封梁國公尚書左丞相張昂權右
 丞○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徙李濤知襲慶府○
 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及僧道捧表請
 遷都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卷旆屋瓦
 震動都人大恐豫曲赦以安之○奉祖考于舊
 太廟追尊其祖為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
 仁皇帝親巡郊社○遷弟益為京兆留守○劉
 麟以所籍鄉軍簽為本府十三軍網羅英俊置

諸左右嘗語其參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政間
童蔡爭兵權幕府從事皆闕冗取具之人一旦
金兵入界召問之面色已無生矣諸公宜以前
車為鑒○常博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
大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
資一葦之航豫手批襄谷減二年磨勘○西京
兵士賣玉注梳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
鞠之知得於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
官發山陵金人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
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

○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而詭語使子麟
代謝于相國寺中太一上清宮○張孝純致仕
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
○九月長星見太皇太后死謚曰慈獻○宋厚
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昭之故特錄用之
李侁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史○李
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
禮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嫗之衣○是月賜狀元
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五月馮長寧許伯

通刪修什一税法大略云宋之季世税法害民
權豪兼并元元窮蹙○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
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宋尤甚豫批定國轉
一官

阜昌五年四月以許清臣為殿前太尉拆毀景
靈宮得真宗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九月手
詔誣污南朝其略曰朕應受天命撫治中原
永惟吳越巴蜀江湖頻海皆定議一統之地其
淪陷不忍用兵且異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
故為之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圖

怙惡不悛蔑弃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圖吞噬
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潁後舉烏合之衆侵掠
鄧襄至妄肆蜂蠆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
含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
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體至懷

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豫兵與宋師迎戰齊兵
屢敗繼聞宋帝親征兀室詭示渡江之形全軍
宵道麟以騎兵環遶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
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文榜以金主崩君
回班師○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税法○七月敗

其字不當作基

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同錢三百萬是日
天地晦冥○八月麟出獵陳留義黨百餘人欲
擒以南歸事覺悉斬于汴京○劉復知濟南
劉觀知淮寧軍○十月民鬻子者官以百稅有
告李儔罵丞相張昂口溺降五官為魏州監酒
○十二月張東卒
阜昌七年春賜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
策改明堂其為講武殿○九月以許清臣權大
總管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
戶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鄴行臺右丞講武議軍

紫當作紫

事僉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兩路南寇東路
由柴荆山出渦口犯定遠宣化以姪劉觀統之
一路奔廬州以子劉麟統之李成孔彥舟閔師
古革皆在麾下手詔榜示指斥尤甚于五年淮
泗之役軍之始行也臨汝軍守宋著部夫到京
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人曰已
去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軍車五千兩
船七百隻七歿散走者太半喪器甲交鈔軍需
擣設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廢觀為庶人免劉復
官徙劉觀為東路留府以妻弟翟綸為南京留

守

阜昌八年四月有群梟于後苑又有無數千鳴于內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千○五月無雲而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捫城宣植德二字豫遽命修之○八月遣戶部員外郎黃元英監場游何與金主乞兵併力南寇皆以宋師進臨長淮為辭既望順昌府報喜旗到稱江南副統制酈瓊等全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萬衆歸附以戶部侍郎叅謀李師雄充接納官○九月十二日到京以酈瓊為靖難軍節度使

知鞏州以劉光時為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為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前軍統制靳賞後軍統制自餘授官數十人仍遣馮長寧再與金主乞兵○十月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曰齊帝星殞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連累因梓棧赴劉麟麟問可穰否荅曰惟在修德麟奏其狂壬子斬于汴京○十一月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于東市丙午金主廢豫為蜀王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

濁河以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
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廢共撫其
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
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
所歸余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
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為托子之友
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事件
已委所司畫下

初麟豫父子之欲南寇也知金主戒淮濁之敗
不肯輕動遂妄言南宋將欲寇淮遣韓元英游

何乞兵時撻辣兀朮示以難色及鄆瓊來歸又
令馮長寧以鄆瓊等條具南宋將欲進取事迹
聞于金帥於是金主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
兵權聽金國節度悉令調發赴陳宿亳汝潁之
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寅夜進發至是麟以鐵
騎三百抵濬滑之間來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
擒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
德門左右掖門兀朮及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
內邀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兀朮揮鞭以
馬騎圍逼至東闕亭命一羸馬載之而去囚于

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尚書省為
金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
以小蕃揚言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厘免行錢
散鄉軍敵殺貌事人教你百姓快活你舊主人
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
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
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緡三百七十萬有金一百
二十萬有銀六十萬有糧九十萬方州不在此
數豫宮嬪百餘人妊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
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為淫佚以獻女獻
妻得官進娣進妹得美遣如高立之宋緝紛紛
皆是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妻伴之麟并
以二人進豫於是遂以公謹監礼料庫如侯湜
為長葛令有入已贓萬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
豫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牌天使宣
傳撫問陝西其汙淫有至于此在帝位八年割
剝百姓下至倡優無不日納官錢劉復劉益皆
豫之弟劉猷乃劉觀之子悉善聚飲碌碌無他
能獨劉益積而能散待下有禮頗得士卒歡心
是故廢豫日亦忘之用計掩捕余待之若無觀

至今恣其任便居住。皇后錢氏宣和間出宮後為賊所掠賣身與豫為計線婢。故宮廷事豫皆取法於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說豫陰通南朝共雪國耻。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立楚國張邦昌冊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貞歲獎以交歡馳星輶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構端怙亂反義為仇譎治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雲不恤黎元號令滋章紀綱弛紊况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

其功。賄道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無道，於前子復無斷。子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眷攸矚，謂之大寶。苟曆數改卜，未或偷安。故用黜廢，以昭玄鑒。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既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尚書左

授

對新詔 新封

護

僕射權簽樞密院事韓某等，持節備禮，以璽冊命爾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對新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於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立齊國劉豫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
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為己私職
在救民迺知王者為道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
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
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伏黃鉞而拯黔
黎舉白旄而矜師衆妖氛既掃區宇式寧越有
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
善隣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起霧階陰結
叛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擾亂邊陲朕纂承
仰循先矩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蔽匿遁逃

使
師

誇大疆域肆其貪狠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
隣取其受賜之鄉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無
聽從巧為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
全然不改偏師傅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
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委悉同文約
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未乾密傳
檄而堅壁私結使人陰起事端以故再遣使徒
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
神明乃昭玄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爾疆
以示不貪之寶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

新封守宋舊服不料懦庸難勝重任妄為退讓
 反陷誅鋤銜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
 反為護已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務雖濟
 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於僭號心之幸禍于此
 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如聞遠竄越泉夷
 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
 仁賢孰能保底咨爾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
 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
 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
 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

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
 從于國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視去就之間舉
 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委之安
 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
 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襄救亂之謀安變持
 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
 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根
 綱紀脩制度省刑罰而出煩酷發倉廩而息蟲
 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
 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

元是用遣使留守四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
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寶封二百戶高慶裔
副使金紫福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
南陽縣開國食邑一千戶食寶封一百戶韓昉
備禮以璽紱寶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
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
更須安集自適攸居爾其上躰天心下從民欲
忠以蕃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惟命靡常
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金國檢視大宋庫藏

絹五千四百萬疋

大物緞子一千五百萬疋

金三百萬錠

銀八百萬錠

珍寶未見實數

金國取去大宋印寶

皇帝殿寶十四

承天休延萬永無極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

御書之寶

御書之印

無字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宣和御書之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印

青玉二

傳國寶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金九

御前之寶

宣和殿寶

御書之寶

天下同文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

御前之寶 御宣劄

御前錫賜之寶

印中書下
省文字
印賜月
藥台

書詔之寶 印詔

皇帝欽一崇國祀之寶

印香合
詞表

銀一

尚書內省出納之印 印破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太子殿金一

皇太子寶

太子妃金一

太子妃印

宗族隨二帝北遷

太上道君皇帝太上皇后

欽宗皇帝 皇后 皇太子 諶

鄆王楷 夫人宋氏 男三人 女宗姬六人

肅王樞 夫人任氏 男二人 女宗姬二人

景王祀 夫人田氏 女宗姬二人

濟王栩 夫人曹氏

康王構不在京 夫人邢氏

祁王模 夫人曹氏

莘王桂 夫人嚴氏

徐王棣 夫人玉氏

祈王楞 和王棫 信王榛

未出閣

安康郡王 握喬 妃喬 位貴

嘉國公 椅任 位婉 瀛國公 棧喬 妃喬 位貴 建安郡王 模任 容任 位婉

溫國公 棟小 位王 相國公 槌王 妃王 位貴 儀國公 桐大 妃王 位貴

昌國公 柄王 位婉 韓國公 相閻 容閻 位婉 好大王 位王

己出降帝 姬

嘉德帝 姬曹 都寅 尉

崇德帝 姬曹 都成 尉

建安郡王 模任 容任 位婉

瀛國公 棧喬 妃喬 位貴

相國公 槌王 妃王 位貴

儀國公 桐大 妃王 位貴

韓國公 相閻 容閻 位婉

嘉德帝 姬曹 都寅 尉

安德帝 姬宋 都邦 尉 茂德帝 姬蔡 都條 尉

成德帝姬子都尉向
順德帝姬子都尉向

洵德帝姬子都尉
顯德帝姬子都尉劉

未出降

華福帝姬喬貴

惠福帝姬喬貴

令福帝姬容王婉位

純福帝姬好小王媿

寧福帝姬崔美位

永福帝姬崔美位

柔福帝姬萃王位

諸妃嬪

王貴妃

喬貴妃

韋貴妃

王貴妃

王婉容

閻婉容

任婉容

王婕妤

小臣婕妤

五王宮

喬婕妤

燕王僖

越王侯

吳王伋

和義郡王偉

永寧郡王

妃嬪共一千二百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三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自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忒孛孛未極母三數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挈壺供奉等官方幹南南下之際時宋徽宗禪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回欲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城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宋京城當陷後果然

國初之時^止族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
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
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名會寧號
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為
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大定府為北京
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
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於此矣

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
子莊後并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其遼之
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廨
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運自前朝門
直抵後朝門盡為往來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
孟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於殿側
民有訟未決者多邀駕以訴至熙宗始有內庭
之禁煬王弒熙宗築宮室於燕逮三年而有成
城之四圍凡九里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
陽門中門繪龍兩偏繪鳳用金釘釘之中門唯
車駕出入乃開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過門有

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大廊。向西曰尚書省。至通天門後改名應天樓。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一里餘。又各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及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居之。西出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盡在於是。

都城四圍

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其正門四傍又設兩門。正東曰宣曜。陽春。施仁。正西曰灝華。麗澤。彰義。正南曰豐宜。景風。端禮。正北曰通元。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此外有宣陽門。即內城之南門也。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通天門。即內城之正南門也。四角皆堞樓。瓦皆琉璃。金釘朱戶。五門列焉。門常扃。惟大禮。祫。享。則由之。宣華。乃內城之正東門。玉華。正西門也。左掖。東偏門。右掖。西偏門也。各有武夫守衛。士夫過者。不敢瞬。

目拱辰即內城正北門也。又曰後朝門。制度守衛一與宣華玉華等金碧翬飛規模壯麗矣。

汴京制度

汴京制度宣宗所遷大梁依宋之舊鄒伸之奉使時同官屬遊故宮宮牆四角皆有樓高五丈每樓一所兩傍各有屋以覆牆角自左掖門向西三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俯闕城市正望丹鳳樓後下樓即右昇龍門此兩門通左右掖門橫通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

門傍有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殿前有两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門龍墀三級傍朵殿各三門峻廊後與兩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乃宣宗渡河後畫中有御畫小龍用拱斗闕成一方井如佛正殿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正衛也轉御屏下峻堦數步一殿曰德儀殿有三門中曰隆平左曰左隆平右曰右隆平此門東西兩井望見隆德殿即宋垂拱殿也殿庭中東一鍾樓西一鼓樓殿屋五大間傍各殿三間堦上龍墀一級東西兩

閣門並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有一庭院有門曰仁安東西兩門東出東華門西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龍墀兩廊皆入隆德殿規模即宋迹英殿也自此後兩殿有門皆有舡軒連接兩邊廊屋止是黑漆窻戶意謂必宮人居於此非內殿百官不到前四殿皆琉璃筒瓦一殿曰德和一殿曰福寧後又有一小殿殿後有直舍此殿後即內宮墻門有門兩重出入後苑十數步間過一小溪橋有仁智殿溪中有龍舟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

半之東一石小碑刻勅賜昭慶神運萬歲峰西一石刻獨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填金殿後有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之最上刻石曰香石泉山山後挽水上水自上流下至荆玉澗又流至湧翠峰下有太山洞水自洞門飛下復由本路出德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即宋後朝門榜曰啓慶之宮入宮門後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興制度宏麗金碧輝映不可勝言出啓慶門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

榜曰聖壽宮。左安春門。右明昌門。即金國太后宮。入宮門直入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榜曰光熙。望見徽音殿。長樂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德壽殿。復出此宮。即秘閣。在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即古待漏院。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廊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向南一大門。即大廊門。內三門。門上並畫蟠龍殿宇。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傍修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位。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一室。盡榜金國祖宗謚號。每一室計三間。東邊一門。西

邊一窻。嵌一小石室。上下有石廣三丈。石門一合。可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祀迎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出太廟向西行。向南一門。即社壇。周圍皆牆。外四門。遇祭則開。迎四方之氣。宮室制度。金國時有改更。大抵皆宋朝之舊也。

陵廟制度

金國不設宗廟。祭祀不修。自平遼後。所用執政大臣多漢人。徃徃告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祖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哉。金主方開悟。遂立

太廟迨海陵王徙燕再起太廟標名曰衍慶之
宮奉安太廟太祖德宗又其東曰元廟奉安元
祖太聖皇帝楊割追尊遠起自九代龕福以下
各加尊謚立廟祭祀
國初祖宗止葬於護國林之東逮海陵王徙燕
始令司天臺卜地於燕山之四圍歲餘方得良
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龍城寺峯峦秀出林
木隱映真築陵之處遂遷祖宗於此唯熙宗葬
於山陰蓋刑餘遂不入陵
國初無祭祀之禮至海陵徙燕築陵於西南九

十餘里大洪山及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
議時奏議多陳郊祀配天之事海陵耻郊南朝
舊制令更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乃上古之制禘當取夏四月禘當取冬十
月海陵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大樂具
九節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于
正殿次日凌晨令導從之人各服五色畫衣執
旌幢斧鉞幡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
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迨御座
衣玄纁服袞冕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禮

畢易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逮世宗
立因而行之至今不廢

儀衛

建國之初儀衛護從止類中州令在內庭間或
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跣足而行至熙宗立
始設護衛將軍寢殿中底弩手繖子迨幸燕始
乘玉輅服袞冕儀從方整肅時令翰林待制邢
具瞻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伏到人間稽
稼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
斧沉煙和舞蹈六龍閑歌謳道詠皆相似天子

中疑作小

佐

子

壽南山護從悉具若尋常出獵觀田多無定制
或數百騎或千騎前後皆執旗旗上繪以日旗
曰御座繖或紅或黃如或排駕而出一與南朝
同導前者皆弩手繖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衣
以真錦團花袍金鍍銀帶簇金蛾拳脚幘頭雙
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
之後曰駕頭駕頭之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
袖衫金帶幘頭腰弓矢並馬而行納數百至曲
蓋其形六角紅羅曲柄飾以文彩一護軍執之
以為儀式蓋之後曰御座馬左右二副點檢領

之馬之後曰寢殿小底木帶乘騎一與護衛等
之無弓矢而腰以深紅包袱又約數百及駕或
乘道達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其上張蓋
裘裏皆紅羅獨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
數又其後曰馬軍栲栳隊數千隨焉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三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

旗幟

金國以水德凡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方皆
具必以黑為主尋常車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
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間而陳或數百隊
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綃為日刺於黃旗上月
旗即以素帛為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
月大綉旗二如大禮袷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
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
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

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大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執名曰蓋天

車繖

后妃並用殿車其如^車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緣青氈為蓋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氈並用錦緣柱廊月板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並朱車之四角后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並用銀螭頭

國柱繖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為頂蓋后用金鳳太子用金龍妃紫繖用金孔雀一品青繖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青浮圖

服色

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橫金文武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許自服焉

國主視朝服純紗幘頭窄袖赭袍玉匾帶黃滿領如遇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閑暇皂巾雜服與士庶無別

太子服純紗幘頭紫羅寬袖袍象簡玉帶佩雙

玉魚

王公服謂親王及三公服紫羅寬袖袍紗製幘頭象簡玉帶佩玉魚

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服紫羅袍象簡玉帶佩金魚

從一品謂左右丞相右參知政事崇進特進樞密院使服紫羅袍象簡金帶佩金魚

二品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榮祿大夫服紫袍象簡御仙金帶佩金魚

三品至四品謂文武資德大夫至中大夫武臣

龍虎衛上將軍至定遠大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荔枝金帶文臣則加佩金魚

五品謂文臣中散大夫至朝列大夫武臣廣威將軍至宣武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笏紅鞞烏犀帶文臣則帶金魚

六品至七品謂文武奉政大夫至儒林郎武臣武功將軍至中顯校尉文武則服緋武臣則服紫並象笏紅鞞烏犀帶文武佩銀魚

八品至九品謂文臣文林郎至將仕郎武臣忠勇校尉至進義校尉文臣則服綠武臣則服

臣

臣

臣

紫並象笏黑鞞角帶

千官品列

諸國王府號

趙王府大府名二十

幽王府次府名三十

諸王府小府名三十

宮師府 掌保護東宮導以德義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詹事院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掌總統東宮內外庶務

太子左衛率府率

太子右衛率府率 掌周衛導從儀仗之事

太子左監門

太子右監門 掌門闈禁鑰

太子僕正

太子副僕正

太子僕丞 掌車馬廐牧弓箭鞍轡

太子掌寶二人 掌奉寶謹其出入

太子典儀

掌同贊禮儀

太子贊儀

太子侍正

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事

太子侍丞

太子典食令

掌奉膳羞

太子典食丞

太子侍藥

掌承奉醫藥

太子奉藥

太子掌飲令

掌承奉湯茶酒菜之事

太子掌飲丞

太子家令

掌營繕栽植鋪設燈燭之事

太子家丞

太子司經

掌經史圖書筆硯事

太子副司經

太子司藏

掌庫藏財貨出入事

太子副司藏

太子司倉

太子副司倉

太子中侍局都監

太子中侍局同監

太子左諭德

太子右諭德

太子左贊善

太子右贊善

諸王府屬官

王傅

掌師範輔道參議可否

掌倉廩出納及薪炭等事

掌東閣閣內禁令及省察宮人廩給諸物

掌贊諭導道德侍從文章

親王外任兼京府節鎮同知

府尉 掌警嚴侍從

司馬 掌總統本府之事

文學 掌贊導禮儀資廣學問

諸駙馬都尉

公主府 府名

金源 廣平 平原

太原 平陽 東平

內命婦品

一品妃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南陽 常山 安定 延安

二品九嬪

昭儀

昭容

昭媛

修儀

修容

修媛

充儀

充容

充媛

三品二十七世婦

婕妤九員

四品

美人九員

五品

才人九員

六品

八十一御妾

寶林二十七員

七品

御女二十七員

八品

采女二十七員

外命服品

正一品

大長公主

長公主

從一品

郡主

正二品

縣主

東宮命婦品

宮正

司正

興正

女史

東宮

三品

良娣二員

四品

良媛二員

五品

承徽十員

七品

昭訓十六員

武官

正八品

文承事

郎

從八品

從政

郎

正九品

將登仕

郎

從九品

將登仕

郎

正一品

開府儀同

三司

從一品

特進

崇進

正二品

金紫

光祿大夫

從二品

榮祿大夫

大夫

正三品

龍虎衛

上將軍

金吾上將軍

從三品

奉國上將軍

鎮國上將軍

正四品

昭武大將軍

昭毅大將軍

從四品

安遠大將軍

定遠大將軍

正五品

廣威大將軍

宣威大將軍

從五品

信威大將軍

顯武將軍

正六品

武節將軍

武德將軍

從六品

武義將軍

武略將軍

正七品

承信校尉

昭信校尉

從七品

忠武校尉

忠顯校尉

正八品

忠勇校尉

忠翊校尉

從九品 保義副尉 進義副尉

司天

自司天大醫內侍教坊官各立二十五階
於從四品其服色品第與文武官同惟不佩
魚若遇佩魚過正官者亦同文武官佩魚

從四品 欽象大夫 正儀大夫

正五品 靈憲大夫 明時大夫

從五品 雲紀大夫 協紀大夫

正六品 紀和大夫 司立大夫

從六品 探頤郎 授時郎

正七品 寃徽郎 靈臺郎

從七品 明緯郎 侯儀郎

正八品 推策郎 司正郎

從八品 校景郎 平秩郎

正九品 正秩郎 挈壺郎

從九品 司歷郎 司農郎

太醫

從四品 保宜大夫 保康大夫

正五品 保和大夫 保安大夫

從五品 保善大夫 保嘉大夫

正六品 保令大夫 保冲大夫

從六品 保愈郎 保全郎

正七品 成正郎 成安郎

從七品 成順郎 成和郎

正八品 成愈郎 成全郎

從八品 醫全郎 醫正郎

正九品 醫效郎 醫候郎

從九品 醫痊郎 醫愈郎

内侍

從四品 中散大夫 中尹大夫 中侍大夫

正五品 中列大夫 中衛大夫

從五品 中儀大夫 中常大夫 中益大夫

正六品 中良大夫 中消大夫

從六品 通禁郎 通侍郎

正七品 通掖郎 通御郎

從七品 禁直郎 侍直郎

正八品 掖直郎 内直郎

從八品 司贊郎 司謂郎

正九品 司闈郎 司僕郎

從九品 司引郎 司奉郎

教坊

從四品 雲韶大夫 仙韶大夫

正五品 章德大夫 長寧大夫

從五品 景雲大夫 雲和大夫

正六品 慶善大夫 嘉成大夫

從六品 肅和郎 純和郎

正七品 舒和郎 調音郎

從七品 比音郎 司樂郎

正八品 曲樂郎 協樂郎

從八品 掌樂郎 和樂郎

正九品 司音郎 司律郎

正九品 和樂郎 和節郎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五

雜色儀制

周歲節假日儀

元日假三日 前後各一日

寒食假五日 自一百五日前一日為限

冬至立春重五立秋重九旬假 文字急速不在此限

日月食六齋寺儀

遇日月蝕禁酒樂斷屠六齋 初六初二初三初四

九上七十五並不許殺生

官民婚聘財禮儀



一品不得過七百貫三品以上不得過五百貫五品以上不得過三百貫六品以下及上戶庶人不得過三百貫中下戶不得過一百貫若婚家和同不以等數為限

禁斷紅門儀

除寺觀五嶽四瀆孔子廟許紅門餘並禁斷責保就試儀

舉人應試而公試事在案罪犯不至徒刑者聽責保試若武官并諸經及第官人在所任欲應進士舉者如不犯賍私追當罪聽告所屬

申覆本部鎖廳就試曠闕月日俸祿不交

三代同居儀

三代同居孝義之家委所屬申覆朝廷旌表門閭仍免戶下三年差發軍役不在此限

割股孝悌儀

為祖父母父母叔伯父母姑兄弟舅姑割股者奴婢為親房問並委所屬申覆朝廷官支絹五匹羊兩腔酒兩瓶以勸孝悌

致仕遷官半俸儀

官職不拘品從七十以上告致仕者遷兩官

六十以上遷一官給半俸外不及六十未至
衰老止是疾病難任職事者止令給半俸更
不在遷官之列已上公田非

職官立碑建祠儀

職官在任雖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
去思而建者聽

隨衙每年公用酒曲儀

京尹及統軍司各三百六十秤都運司招討
司諸府各二百秤諸轉運司節鎮各一百八
防禦州百四十秤刺史州軍各八十秤

諸縣六十秤倚郭司縣在此限

職官交代見月筭月儀

謂如不十月初一日皆為月以三十箇月
為任管課官不在此限三品以上內外同五
諸京都運及諸路轉運使六箇月群牧使三年
防禦使四箇月仍不得於界首禮上

職官授訖差除儀

一千里程限二二千里程限二二千里三十
四千里三三千里四十日隨朝官一千里
時二千里時五三千里時二十三千里外五日

其假內欲赴任若有事須早遣者不拘此限
行程馬日行七十里驛及步人行五十里車
三十里

職官接送人力儀

職官接送人力於合破數內各給一半在任身故
者亦若送還者須致本所給回文聽還

職官上任給俸儀

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罷任已過初五日並
給當月俸春秋衣各於二仲月給授職官授
訖差除緣公幹留住未得之官者計程外聽

給到任祿若文牒未至前官依舊在任者其
祿兩支後官已到前官職官每月合得俸麩
並依隨處估直支錢不得支本色

鎮城院務儀

鎮城院務監當官雖本管百里內者掌本鎮
賊盜并城門鎖鑰百里外者兼煙火詞訟

長官差出帶印儀

州軍已上長官遇差出者各許帶本職印餘
印訖並付本衙門使用

屬官獻香茶儀

監臨官遇元日生日受統屬官所獻香茶酒
果實計直十貫以下者聽即同職連判官及
因親者與者非

職官告侍親求醫致仕儀

職官告侍親親雖未八十及自病求醫解職

并年六十以上告致仕者並聽規皆謂無所若

解由到部或未赴任而有年老及病患難勝

職任告致仕者亦聽并許隨處官司受理驗

實轉申尚書省

朝拜祖廟儀

但有祖廟處官長初赴任以入城日至廳署
盥洗訖便往朝拜以次官並部位北面立班
隨朝拜初上之官在前別為獨班再拜訖階
上殿再拜措笏上香跪一奠茶三奠酒出笏
就下拜又再拜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進士恭賀儀

外任官長初到任如有管內進士恭賀並用

名紙其儒服攔子外躬揖問侯官長位前立

答於佐二已下並用客禮

隨朝迎拜赦詔儀

宣赦日於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輿於案前又於東側設棹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俟班定閣門官於箱內捧赦書出門置於案閣門官案東立南_向稱有赦贊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設拜復位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閣門取赦書授尚書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書省令史二人舉捧同陛於棹子讀百官皆跪聽讀訖赦書置於案都事復位百官再拜播笏舞蹈出笏伏興再拜拱衛直以下三稱萬歲訖乃退

誥勅

立國之初多沿遼制文武官五品除授並用黃紙為勅牒五品以上方用誥誥用五色綾三品方用羅二品一品皆銷金或曰瑞草或曰祥鳶皆遍地為軸或木或牙或犀或七寶皆隨品從除授依舊以黃紙為牒又加白紙為宣惟三品群夫人以上誥軸與羅銷金外加錦囊罩以紅絡飾以上金鈴金鐸制作極華麗

除授

選舉之外有奏補法有世襲法有封贈法其奏

補法。不論文武。有奏補任子恩。如狀元及第。初授承議郎。係從六品。便可蔭兩子。並無員數。且如蔭補格法。一品蔭七人。並補閣門祇候。二品蔭六人。三品蔭五人。並補內供奉班祇候。四品蔭四人。五品蔭三人。六品蔭二人。並補內供奉班祇候。無致仕遺表恩澤。其世襲法。世襲千戶。金國深重其賞。非宗室勲臣之家。不封勲臣之家。亦止本色人。及契丹奚家而已。所襲官職。亦非一等。上自明威將軍。下至千戶。三百戶。若襲封之人。七及因他故合去官者。許令長男繼之。如

長男已亡。或篤廢疾者。長孫繼之。長子與長孫俱亡。次子繼之。本枝絕。兄弟繼之。兄弟無。近親繼之。其封贈法。皆依宋朝舊制。止無加封。若既封之後。必待及品格。則再封。兼止從其官。不從其職。文武則朝列大夫。武官則宣武將軍。以上謂五品官。方聽封贈。

天會皇統科舉

科舉取士。有瀋州榜。平州榜。貞定榜。至太宗天會十年。國內太平。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每科舉時。先於諸州分

縣赴試詩賦者兼論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
作三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官時秀士有
未願起者州縣必根刷遣之願試之士唯雜犯
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
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自關西至河東就
雲中自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
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
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
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
甲曰上甲中甲下甲勅頭補承德郎視南朝之

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郎至奉直大夫謂之正
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
十五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
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降劄知舉
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封彌謄錄監門之以觀試
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迴避尤
重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
先是考校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上甲雜取
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
也考校時不合格者曰榜其名試院欲開餘人

沙袋利名見後科條

上宜作于

中宜作主

方知中選熙宗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為雜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專經止於為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此太宗熙宗繼世取士之科也

天德科舉

海陵煬王弒熙宗自立改皇統曰天德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鄉試聚於州限三人取一人府試分六處河北東路西路中都路於大興府臨潢會寧東京等路於大定府西京河東南路於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路西

路於東平府南京等路於開封京兆鄜延慶原熙秦等路於漢中府並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為定格殿試亦點落中第之人多寡不等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第三人止授徵事郎其餘並授從仕郎次舉又罷專經經義神童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至世宗立省試各添論策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議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並賜綠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此海陵煬王天德以後科舉之制也

大金國自太宗開闢之後狀元凡二十餘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六

皂隸

皂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為重如州郡都吏出職並補將仕郎授錄事判官司候司判市丞至儒林亦蔭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昭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亦可至知州同知

浮圖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

曰都綱錄司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
號大德並賜紫○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
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
話講經與南朝等 僧錄僧正帥府僧職也皆
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為任任滿則又別擇人
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
服紫袈裟 都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為任
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 維那縣僧職
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
解僧錄都綱司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同 自奄有中州之後燕
南燕北皆有之所設道職於帥府置司正曰道
錄副曰道正擇其法籙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為
任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
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
緡道教之傳有自來也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括其腦而致之死
籍其家為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其

贓以十分為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重者贖。以物貨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於其中。罪無輕重。悉答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並依遼制。當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為囊。實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損益。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弒熙宗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給絞也。流者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屬也。徒者非謂脊杖代徒。實拘役也。徒之五年。五年以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鹿散走。

於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餘人。捕之。飲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於州縣。或宿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世宗立。尤甚。有事。三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畧不開列於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適野環坐。書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大行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舉以示衆。薄則增之。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七

兩國往來誓書

大宋與大金國誓書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
大宋皇帝致誓書于大金聖皇帝闕下天之所
助者信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
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之後
陷大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
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為遼國尚為大金
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

匹并燕京每年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
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搬送南京平州改為
南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
年并碌礮一千拷棹兩界則近人戶不得交侵
盜賊逃入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謀誘
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敗本國法科罪訖賊雖
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
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
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
將來殊方異域人事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

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殛
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金國回大宋誓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
大金皇帝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
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天地之
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
近誅吊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
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親領兵至
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惇好特與燕京

涿易檀順景蒞并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約
今承來書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同前社稷
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
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殛子孫
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信誓不以所
與為定專復書披達不宣謹白

大宋誓書及差康王出質

契丹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約結欲卜萬年
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歡盟變為
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

君先京城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
事李稅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迺承
計議使高永張愿恭賁到文字大開容引備諒
純誠拯救生靈敦結盟好載惟高義深劇感悰
已戒攸司悉從要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
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
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為界河太原
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
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別有變亂
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

不令侵犯招納^者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出處臨時兩免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而來併係大金叛國亡諸職官工匠教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外應見在並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来合交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物決無寵惡愆期斯言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詠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誓今差給事中李鄴左武大夫高世則

充計議使副伏惟照察謹白

金國元帥回書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幹离不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來踐舊好叙定兄弟之義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為感切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鈴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既復舊約欲成長久切慮歲輸物帛稍多難以徑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的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萬貫當年只納一百萬

貫文析物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為今歲分撥疆土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應舊例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俾墜其師。伏乞照察。謹奏。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七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八

京府州軍

二十路

中都路

南京路

西京路

東京路

北京路

臨潢府路

會寧府路

咸平府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南路

河東北路

山東東路

山東西路

大名府路

京兆府路

鄜延路

慶原路

熙河路

秦鳳路

京府都鎮防禦州軍等級

京都大留守司六處

上等二處

中都大興府

南京 開封府

中等五處

北京大定府

東京 遼陽府

西京大同府

上京 會寧府地名金源

都運司一處

中都路大興府置司

轉運司十三處

南京路開封司

北京路大定司

西京路大同司

東京路咸平司

河東南路平陽司

河東北路太原司

山東東路益都司

山東西路東平司

河北東路河間司

河北西路真定司

陝西東路京兆司

陝西西路平涼司

會寧府路隆州司

統軍司三處

南京路南京司

陝西路京兆司

山東東路益都府

招討司三處

西南路豐州司

西北路桓州司

東北路泰州司

提刑司九處

節鎮三十九處

上等十處

絳州 絳陽

萊州 定海

潞州 昭義

邢州 安國

中等十處

代州 震武

保州 順天

涇州 彰化

定州 定武

密州 安化

汾州 分陽

同州 定國

兗州 泰定

朔州 順義

懷州 沁南

滄州 橫海

冀州 安武

雄州 永定

邠州 靜難

奉聖州 武定

平州 興平

下等十九處

蔚州 忠順

徐州 武寧

鄧州 利汝

隆州 利汝

蓋州 遼海

錦州 臨海

桓州 威遠

義州 崇義

豐州 天德

鄜州 保大

應州 彰國

宗州 歸化

秦州 德昌

許州 昌武

嵐州 鎮西

鞏州 通遠

醴州 開遠

懿州 寧昌

衛州 河平

防禦二十一處

上等七處

博州

棣州

沂州

中等七處

清州

濟州

宿州

下等七處

陝州

德州

孟州

蔡州

鄭州

肇州

洛州

亳州

華州

泗州

隸州

河州
隴州

秦州

陳州

刺史七十五處

上等十四處

解州

深州

耀州

汝州

會州

景州

澤州

環州

隰州

德順州

沃州

石州

原州

蘭州

中等二十五處

霸州 信州 安肅州 弘州 貴德州 莫州 武州 宣德州 魏州 忻州

遂州 安州 澄州 韓州 壽州 蠡州 滑州 濮州 獻州 洮州

利州 慶州 復州 睢州 建州 威州 管州 商州 吉州 淨州

下等三十六處

涿州 潘州 登州 唐州 沁州 邳州 丹州 易州

薊州 曹州 蒿州 初州 海州 恩州 開州 坊州 通州

灤州 淄州 單州 遼州 濱州 濟州 乾州 寧州 順州

撫州

寧邊州

東勝州

十六軍並改作州

上等三州

秦安州

勝州

寧海州

中等三州

平定州

鈞州

呂州

下等十州

岢嵐州

寧化州

保德州

隰州

綏德州

保安州

葭州

鎮戎州

積石州

來遠州

總計京府州軍一百七十九處

城塞堡關一百二十二處

縣六百八十三處

鎮四百八十八處

添稅務一百八十二處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九

初興風土

女真在契丹東北隅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
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
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狗白鼠青鼠
貂鼠其人勇悍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耕種
好漁獵每見野獸之踪躡而求之能得其潛伏
之所。有以樺皮為角吹作啾啾之聲呼麋鹿而
射之。其居多依山谷。聯木為柵。或覆以板與樺
皮。如墻壁。亦以木為之。冬極寒。屋椽高數尺。獨

開東南一扉扉既掩復以草綢繆塞之穿土為床煨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為衣非入室不撒衣履稍薄則隨指裂膚唯盛夏如中華內地俗勇悍喜戰鬥耐飢渴若幸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惟鼓笛其鷓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尚巫祝病者殺猪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力薦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祭祀

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路無旅店行者息於民家生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飯食而納之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為之其禮則拱手退身為喏跪右膝蹲左膝拱手搖頭為拜其節序元旦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稅賦而常隨用度多寡而歛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歛科發刻箭為號事急者三刻之多以牛驢負物遇兩則張牛革以禦之緩則射獵急則戰鬥宗室皆謂之郎軍事無大小皆屬焉

單考作君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辮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釵。留顱後。髮繫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逍遙。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於衣服。尚如舊俗。土產無桑蚕。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麗細為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貴人春夏多以紵絲紬為衫裳。亦間用細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為裘。或作紵絲四袖。貧者春夏並用為衫裳。秋冬亦衣牛馬猪羊猫犬魚蛇之皮。或獐鹿皮為衫。袴襪皆以皮。至婦人衣曰大襖子。下如男子道服。裳曰錦裙。裙去左右各闕二尺許。以鐵條為圈。裹以綉帛。上以單裙籠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為婚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壻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旂貯之。其次以瓦旂。列于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

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寒具、以進蜜餠、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瀾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婿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婿牽馬百疋、少者十疋、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婿所乘亦以充數、大抵留馬少為耻、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婿皆親迎、既成婚、留于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牛馬

數十群、每群九牯、一牲、以資遺之、夫謂妻為薩那、妻謂夫為愛根、一云、婚家富者以牛馬為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求娶欲納之、即携乃歸、後方具禮、偕來女、以告父母、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豆為漿、又嗜半生米飯、清以生

狗血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麩為酒
醉則縛之俟其醒不爾殺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九

大金國志卷之四十

許奉使行程錄

宋著作郎許亢宗為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
嗣立之次年在宋為宣和六年也自雄州起
直至金主所都會寧府共二千七百五十里
是時金國禮南使甚厚猶未渝盟今自臨安
府餘杭門起至雄州三千二百七十里又自
雄州至上京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通計
六千零二十里

第一程 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離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郡漆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東入于海河濶止十數丈深可二丈南宋契丹與以此為界舊容城縣附雄州歸信縣寄里自壬寅年冬于河北岸創築容城縣新壘過河三十里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機入寇唐莊宗以鐵騎五千敗之於新城即此地舊為契丹邊面自與宋朝結好百餘年間樓壁僅存

第二程

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冀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

此地昔為契丹南塞邊城樓壁并存及郭藥師舉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朝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

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縣唐莊宗時趙德鈞銀鎮也幽州歲苦契丹侵鈔轉餉乃於鹽溝置良鄉縣即此地置燕山府自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孑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壁燁然更新良鄉三十里過盧溝河水極湍激每候水淺深置小

橋以渡。歲以為常。近年都水監輒於此河兩岸造浮梁。建龍祠。官彷彿如黎陽。三山

制度

第四程

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冀州地。舜以冀州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建為南京。又為燕京。析津府。戶口按堵。人物豐庶。州宅用契丹舊大內。壯麗復絕。城北有市。陸

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於北方。錦綉組綺精絕天下。蔬菰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既城後。遠望數千里。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國初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清成。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墜三重。城開八門。

第五程

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

潞縣東半里許有潞沙。曹操征烏丸袁尚等

鑿自渠滹沱由泝水入潞沙即此地也

第六程 自潞縣七十里至三河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德鈞於幽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輔即此

第七程 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漁陽也因問天寶祿山舊事人無知者

第八程 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玉田縣之東北去景州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奚人直入城劫擄每邊人告急四月

之內凡三至盡屠軍民一火而去宣撫使王

安創中築北縣後改為經州

第九程 自玉田縣九十里至韓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並無城

第十程 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韓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國所新立地界並無溝塹惟以兩小津堠高二尺許其兩界地東西濶約一里許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並依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關牒

北界備車馬人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接併
副使於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
引接貴國信使副門狀過彼彼亦令引接伴
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於例三請方上馬
各於兩界心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虛鞭
虛揖如儀以次行馬四十里至清州各相勞
問元州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為清州兵火之
後居民總百餘家是晚酒五行進飯其食品
不可向口自此以東遇館頓或宿程其供應
人旋於居民漢兒內選之每遇迎送南使則

給銀牌人主幹者各懸一枚於腰間名曰銀
牌天使

第十一程 自清州九十里至深州

深州古無之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平營
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亡逃依阿
保機為主築此以居之州處平地負麓面崗
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間
河面濶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泚臨
河有大亭名曰濯清為塞北之絕郡守將迎
于此回程錫宴是州

第十二程

自涿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機即于所居處創立縣名隨其來處鄉也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宗以鐵騎五千退保望都即此縣也

第十三程

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柳城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金國討張毅是州之民屠戮殆盡存者貧民十數家是日行人館于州宅古屋十數楹庭有大木數株枯腐蔽野滿目淒涼使人有吊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間有大

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特立州後如營衛然恐州以此而得名

第十四程

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

離營州一百里十里至榆關並無堡障但存遺址有居民三數家登高回望東自礪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免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良林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

十里則有山童水濁皆瘠鹵彌望黃茅白草莫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自茲以東類皆如此更不再叙

第十五程

自潤州八十里至遷州

彼中行程並無里埃但以行徹一日即記為里數是日行無慮百餘里金人居常行馬率皆奔軼此日自早飯能行至瞑方到道路絕人煙不排中頓行人飢渴甚自茲以東類如此

第十六程

自遷州九十里至習州

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

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

第十八程

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是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二池望海中有一大島樓殿聳聳堵波之上有龍宮寺見僧數十人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十九程

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

此一程盡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一里許。至晚金人饋海魚數十枚。烹作美味。極珍。

第二十程

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榆關東行。路如平掌。至此微有登陟。徑有十三山下。

第二十一程

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庄

是日行人俱野盤。

第二十二程

自劉家庄一百里至顯州

出榆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麓惡。

不毛。至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以醫巫閭作鎮。其遠如此。

第二十三程

自顯州九十里至免兒渦

第二十四程

自免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

離免兒渦東行。即地勢卑下。盡皆蘆葦沮洳。

積水。是日凡三十八次度水。多被溺。名曰遼

河。瀕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此遼河居

中。其如此。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秋夏多

蚊虻。不分晝夜。無牛馬能致行。以衣被包裹。

胃腹人皆重裳而被衣坐則蒿草薰煙稍能免務基依水際居數千家環繞彌望皆荷花水多魚徘徊久之頗起懷鄉之思

第二十五程

自梁魚務百舟三里至沒咄寨

離梁魚務東行六十里即過遼河以舟渡闊狹如淮過河東亦行淀五十里舊廣州惟古城有貧民三五家是夜宿沒咄寨

二十六程

自沒咄寨八十里至潘州

二十七程

自潘州七十里至興州

契丹阿保機破渤海國建為東京路自此所

至屋宇雖皆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克足離興州五十里至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二十八程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

未至咸州一里許有幕屋類間供帳備州守出迎禮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蘆管毛琵琶方響箏箏篪大鼓拍板曲調與南朝一同酒五行樂作迎歸舒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果一使賜宴赴州定就坐樂作酒九行食品雜進名曰茶飯金國每賜宴必貴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備酒輒大言說金國盛

強控弦百萬無敵於天下使長荅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里勁兵數百萬豈為弱耶其啣命遠來賀大金皇帝止令太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常令大言以相罔也辭氣俱厲押伴者氣攝及賜宴畢例有謝表曰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曰使人輕我大金也表辭不當用邦字論語云蠻貊之邦使長正色而言曰書不云乎協和萬邦詩不云乎周雖舊邦皆邦字而中使止誦此一句以相問表不可換須到闕下當與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中

堯當作饒

使無以荅使長許亢宗饒之樂平人以才被選為人醞藉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金人壯之

四當作九

二十九程

自咸州四十里至同州

自咸州四十里至肅州又五十里至同州離咸州即北行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稼黎東望泰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子深處與高麗接界山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

黎字發音作悉
黎或作黎
黎或作黎
黎或作黎

第三十程

自同州四十里至信州

回程錫宴于此

三十一程 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李董寨

三十二程 自李董寨四十里至黃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於此地即建為府是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咸州制自此東行

三十二程 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李董

寨

府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

鳥當作鳥

雜

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離諸國俗凡聚會處諸人語言不通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之

三十四程 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離李董

寨

道傍有契丹舊益州賓州空城

三十五程 自漫七離一百里至和里閑寨

漫七離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北有南

而

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綠江入海江面闊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樹公路設行人幕次于下金人九師李靖居于是請累使朝宋此排中頓由是飲食精細絕佳時當仲夏藉樹陰俯瞰長江涼颼拂面盤礴少頃殊忘鞍馬之勞過江四十里宿和里閑寨

三十六程

自和里閑寨九十里至孤字董

寨

自和里閑寨東行五十里即有潰堰斷塹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

真兩國古界也八十里直至來沅河行終日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携水以行豈天以限兩國也來沅河可濶三十餘丈以船渡又五里至句孤寨自北以東散處原隍間盡女真人更無異族無市井賣買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

三十七程

自句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

三十八程

自達河寨四十里至蒲撻寨

是日金使前來排辦祗候

三十九程

自蒲撻寨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兀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使副于此始見。如接伴禮金國每差接伴館伴客省使必於女真渤海契丹人物白誓詳緩能漢語者為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宴。並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惟茅舍數十間。堂室皆帘幕。武夫守護甚嚴。去北庭尚十里。次日賜酒果。次早館伴同行馬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民居千餘家。星羅棋布。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又三里命去傘。近關北乍百步。有阜宿圍繞三

哥字將記

通修舊作道

數頃。並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以^阜宿門就龍臺下馬歇定。酒三行。少頃聞鞞鼓聲。人歌引三奏樂作。閣門使及祗坐班引入。即奉國書及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輦^音通拜舞。拈蹈訖。使副殿上以次就座。餘並退。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壯。額榜曰乾元殿。堦高四尺。堦前土壇。方濶數丈。名曰龍墀。殿內以兵數千人分兩壁立。四面興築架屋數千百間。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銀裝金几。按果搽酒器。

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樂部二百人。乃契丹教坊四部也。酒五行。食畢。各賜襲衣袍帶。使副以金。餘人以銀。謝畢歸館。次日中使賜酒果。復賜餼。以綿帛折充。次日再北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樂作。鳴鈺擊鼓。百戲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異綃花。各二十餘枚。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次日又有中使賜酒菓。復有貴臣就賜。并伴於館內庭下。乃設樂。酒三行。伴射貴臣館。

大金國志卷之四十終